

高僧傳

肆

14

1475

23



門 1 4
號 1475
卷 23

高僧傳卷第十一

習禪
明律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人

習禪第四

二十一

竺僧顯一

竺曇猷三

釋賢護五

釋法緒七

釋僧周九

釋淨度十一

帛僧光二

釋慧嵬四

支曇蘭六

釋元高八

釋慧通十

釋僧從十二

昭和十五年
十二月二日
購求

釋法成十三

釋慧覽十四

釋法期十五

釋道法十六

釋普恆十七

釋僧審十八

釋法悟十九

釋曇超二十

釋慧明二十一

竺僧顯本姓傅氏北地人貞苦善戒節蔬食誦經業禪
爲務常獨處山林頭陀人外或時數日入禪亦無飢色
時劉曜寇蕩西京朝野崩亂顯以晉太興之末南遊江
左復歷名山修已恆業後遇疾綿篤乃屬想西方心甚

苦至見無量壽佛降以真容光照其身所苦都愈是夕
更起澡浴爲同住及侍疾者說已所見并陳誠因果辭
甚精研至明清晨平坐而化室內有殊香旬餘乃歇
帛僧光或云曇光未詳何許人少習禪業晉永和初遊
于江東投剡之石城山山民咸云此中舊有猛獸之災
及山神縱暴人蹤久絕光了無懼色雇人開翦負杖而
前行入數里忽大風雨羣虎號鳴光於山南見一石室
仍止其中安禪合掌以爲棲神之處至明旦雨息乃入
村乞食夕復還中經三日乃夢見山神或作虎形或作

蛇身競來怖光光一皆不恐經三日又夢見山神自言
移往章安縣韓石山住推室以相奉爾後薪採通流道
俗宗事樂禪來學者起茅茨於室側漸成寺舍因名隱
嶽光每入定輒七日不起處山五十三載春秋一百一
十歲晉太元之末以衣蒙頭安坐而卒衆僧咸謂依常
入定過七日後怪其不起乃共看之顏色如常唯鼻中
無氣神遷雖久而形骸不析至宋孝建二年郭鴻任剡
入山禮拜試以如意撥胷颯然風起衣服消散唯白骨
在焉鴻大愧懼收之于室以博壘其外而泥之畫其形

像于今尚存

竺曇猷或云法猷燉煌人少苦行習禪定後遊江左止
剡之石城山乞食坐禪嘗行到一壘家乞食猷呪願竟
忽見蜈蚣從食中跳出猷快食無他後移始豐赤城山
石室坐禪有猛虎數十蹲在猷前猷誦經如故一虎獨
睡猷以如意扣虎頭問何不聽經俄而羣虎皆去有頃
壯蛇競出大十餘圍循環往復舉頭向猷經半日復去
後一日神現形詣猷曰法師威德既重來止此山弟子
輒推室以相奉猷曰貧道尋山願得相值何不共住神

曰弟子無爲不爾但部屬未洽法化卒難制語遠人來
往或相侵觸人神道異是以去耳猷曰本是何神居之
久近欲移何處去耶神曰弟子夏帝之子居于此山二
千餘年寒石山是家舅所治當往彼住尋還山陰廟臨
別執手贈猷香三匳於是鳴鞞吹角陵雲而去赤城山
山有孤巖獨立秀出于雲猷搏石作梯升巖宴坐接竹
傳水以供常用禪學造者十有餘人王羲之聞而故往
仰峰高挹致敬而反赤城巖與天台瀑布靈溪四明並
相連屬而天台懸崖峻峙峰嶺切天古老相傳云上有

佳精舍得道者居之雖有石橋跨澗而橫石斷人且莓
苔青滑自終古已來無得至者猷行至橋所聞空中聲
曰知君誠篤今未得度却後十年自當來也猷心悵然
夕留中宿聞行道唱布薩聲旦復欲前見一人鬢眉皓
白問猷所之猷具答意公曰君生死身何可得去吾是
山神故相告耳猷乃退還道經一石室過中憩息俄而
雲霧晦合室中盡鳴猷神色無擾明旦見人著單衣幘
來曰此乃僕之所居昨行不在家中遂致騷動大深愧
怍猷曰若是君家請以相還神曰僕家室已移請留令

住猷停少時猷每恨不得度石橋後潔齋累日復欲更往見橫石洞開度橋少許覩精舍神僧果如前說因共燒香中食食畢神僧謂猷曰却後十年自當來此今未得住於是而反顧看橫石還合如初晉太元中有妖星現帝普下諸國有德沙門精勤佛事令齋懺禳災猷乃祈誠冥感至六日且見青衣小兒來悔過云橫勞法師是夕星退別說云禳星是帛僧光未詳猷以太元之未卒於山室屍猶平坐而舉體綠色晉義熙未隱士神世標入山登巖故見猷屍不朽其後欲往觀者輒雲霧所

惑無得窺也時又有慧開慧真等亦善禪業入餘姚靈祕山各造方丈禪龕于今尙存

釋慧鬼不知何許人止長安大寺戒行澄潔多棲處山谷修禪定之業有一無頭鬼來鬼神色無變乃謂鬼曰汝旣無頭便無頭痛之患一何快哉鬼便隱形復作無腹鬼來但有手足鬼又曰汝旣無腹便無五藏之憂一何樂哉須臾復作異形鬼皆隨言遣之後冬時天甚寒雪有一女子來求寄宿形貌端正衣服鮮明姿媚柔雅自稱天女以上人有德天遣我來以相慰喻談說欲言

勸動其意嵬厥志貞確一心無擾乃謂女曰吾心若死
灰無以革囊見試女遂凌雲而逝顧歎曰海水可竭須
彌可傾彼上人者秉志堅貞後以晉隆安三年與法顯
俱遊西域不知所終

釋賢護姓孫涼州人來止廣漢閭興寺常習禪定爲業
又善於律行纖毫無犯以晉隆安五年卒臨亡口出五
色光明照滿寺內遺言使燒身弟子行之旣而肢節都
盡唯手一指不然因而埋之塔下

支曇蘭青州人少蔬食樂禪誦經三十萬言晉太元中

遊剡後憩始豐赤城山見一處林泉清曠而居之經于
數日忽見一人而形長數丈呼蘭令去又見諸異形禽
獸來以恐蘭見蘭恬然自得乃屈膝禮拜云珠欺王是
家舅今往韋鄉山就之推此處以相奉爾後三年忽聞
車騎隱隱從者彌峰俄而有人著幘稱珠欺王通旣前
從其妻子男女等二十三人並形貌端整有逾於世旣
至蘭所暄涼訖蘭問住在何處答云樂安縣韋鄉山久
服風聞今與家累仰投乞受歸戒蘭卽授之受法竟賜
錢一萬蜜二器辭別而去便聞鳴笳動吹響震山谷蘭

高僧傳卷十一
禪衆十餘共所聞見晉元熙中卒於山春秋八十有三
矣

釋法緒姓混高昌人德行清謹蔬食修禪後入蜀於劉
師塚間頭陀山谷虎兕不傷誦法華維摩金光明常處
石室中且禪且誦盛夏於室中捨命七日不臭屍左側
有香經旬乃歇每夕放光照徹數里村人卽於屍上爲
起塚塔焉

釋元高姓魏本名靈育馮翊萬年人也母寇氏本信外
道始適魏氏首孕一女卽高之長姊生便信佛乃爲母

祈願願門無異見得奉大法母以僞秦宏始三年夢見
梵僧散華滿室覺便懷胎至四年二月八日生男家內
忽有異香及光明照壁迄旦乃息母以兒生瑞兆因名
靈育時人重之復稱世高年十二辭親入山久之未許
異日有一書生寓高家宿云欲入中常山隱父母卽以
高憑之是夕咸見村人共相祖送明旦村人盡來候高
父母云昨已相送今復覓耶村人云都不知行豈容已
送父母方悟昨之迎送乃神人也高初到山便欲出家
山僧未許云父母不聽法不得度高於是暫還家啓求

高僧傳卷十一
入道經涉兩旬方卒先志既背俗乖世故名元高聰敏
生知學不加思至年十五已爲山僧說法受戒已後專
精禪律聞關右有浮馱跋陀禪師在石羊寺宏法高往
師之旬日之中妙通禪法跋陀歎曰善哉佛子乃能深
悟如此於是卑顏推遜不受師禮高乃杖策西秦隱居
麥積山山學百餘人崇其義訓稟其禪道時有長安沙
門釋曇宏秦地高僧隱在此山與高相會以同業友善
時乞佛熾繁跨有隴西西接涼土有外國禪師曇無毗
來入其國領徒立衆訓以禪道然三昧正受既深且妙

隴右之僧稟承蓋寡高乃欲以已率衆卽從毗受法旬
日之中毗乃反啓其志時河南有二僧雖形爲沙門而
權倖僞相恣情乖律頗忌學僧曇無毗既西反舍夷二
僧乃向河南王世子曼讒構元高云蓄聚徒衆將爲國
災曼信讒便欲加害其父不許乃擯高往河北林陽堂
山山古老相傳云是羣仙所宅高徒衆三百往居山舍
神情自若禪慧彌新忠誠冥感多有靈異磬既不擊而
鳴香亦自然有氣應真仙士往往來遊猛獸馴伏蝗毒
除害高學徒之中遊刃六門者百有餘人有元紹者秦

高僧傳卷十一
川隴西人學究諸禪神力自在手指出水供高洗漱其
水香淨倍異於常每得非世華香以獻三寶靈異如紹
者又十一人紹後入堂術山蟬蛻而逝昔長安曇宏法
師遷流岷蜀道洽成都河南王藉其高名遣使迎接宏
既聞高被擯誓欲申其清白乃不顧棧道之艱冒險從
命既達河南賓主儀畢便謂王曰王既深鑒遠識何以
信讒棄賢貧道所以不遠數千里正欲獻此一言耳王
及太子赧然愧悔卽遣使詣高卑辭遜謝請高還邑高
既曠濟爲懷忘忿赴命始欲出山風雷忽起樹木摧折

崩石塞道呪願曰吾誓志宏道豈得滯方乃風息路開
漸還到國王及臣民近道候迎內外敬奉崇爲國師河
南化畢進遊涼土沮渠蒙遜深相敬事集會英賓發高
勝解時西海有樊會僧印亦從高受學志狹量褊得少
爲足便謂已得羅漢頓盡禪門高乃密以神力令印於
定中備見十方無極世界諸佛所說法門不同印於一
夏尋其所見永不能盡方知定水無底大生愧懼時魏
虜託跋燾僭據平城軍侵涼境燾身陽平王杜超請高
同還僞都既達平城大流法化僞太子託跋晃事高爲

師晃一時被讒爲父所疑乃告高曰空罹枉苦何由得脫高令作金光明齋七日懇懺燾乃夢見其祖及父皆執劔烈威問汝何故信讒言枉疑太子燾驚覺大集羣臣告以所夢諸臣咸言太子無過實如皇靈降誥燾於太子無復疑焉蓋高誠感之力也燾因下書曰朕承祖宗重光之緒思闡洪基恢隆萬代武功雖照而文教未暢非所以崇太平之治也今者域內安逸百姓富昌宜定制爲萬世之法夫陰陽有往復四時有代序授子任賢安全相付所以休息疲勞式固長久古今不易之

令典也朕諸功臣勤勞日久當致仕歸第雍容高爵願神養壽論道陳謨而已不須復親有司苦劇之職其令皇太子副理萬機總統百揆更舉良賢以備列職擇人受任而黜陟之故孔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於是朝士庶民皆稱臣於太子上書如表以白紙爲別時崔浩寇天師並先得寵於燾恐晃篡承之日奪其威柄乃譖云太子前事實有謀心但結高公道術故令先帝降夢如比物論事迹稍形若不誅除必爲巨害燾遂納之勃然大怒卽敕收高高先時嘗密語弟子云佛

法應衰吾與崇公首當其禍乎于時聞者莫不慨然時有涼州沙門釋慧崇是偽魏尙書韓萬德之門師德既次於高亦被疑阻至偽太平五年九月高與崇公俱被幽繫其月十五日就禍卒於平城之東隅春秋四十有三是歲宋元嘉二十一年也當爾之時門人莫知是夜三更忽見光繞高先所住處塔三市還入禪窟中因聞光中有聲云吾已逝矣諸弟子方知己化哀號痛絕既而迎屍於城南曠野沐浴遷殯兼營理崇公別在異處一都道俗無不嗟駭弟子元暢時在雲中去魏都六百

里旦忽見一人告之以變仍給六百里馬於是揚鞭而反晚間至都見師已亡悲慟斷絕因與同學共泣曰法今旣滅頗復興不如脫更興請和尙起坐和尙德匪常人必當照之矣言畢高兩眼稍開光色還悅體通汗出其汗香甚須臾起坐謂弟子曰大法應化隨緣盛衰盛衰在迹理恆湛然但念汝等不久復應如我耳唯有元暢當得南度汝等死後法當更興善自修心無令中悔言已便臥而絕也明旦遷柩欲闔維之國制不許於是營墳卽窆道俗悲哀號泣望斷有沙門法達爲偽國僧

高僧傳卷十一
正欽高日久未獲受業忽聞祖化因而哭曰聖人去世當復何依累日不食常呼高上聖人自在何能不一現應聲見高飛空而至達頂禮求哀願見救護高曰君業重難救當可如何自今已後依方等懺悔當得輕受達曰脫得苦報願見矜救高曰不忘一切寧獨在君達又曰法師與崇公並生何處高曰吾願生惡世救護衆生卽已還生閻浮提崇公常祈安養已果心矣達又問不審法師已階何地高曰我諸弟子自有知者言訖奄然不見達密訪高諸弟子咸云是得忍菩薩至僞太平七

年託跋耨果毀滅佛法悉如高言時河西國沮渠牧犍時有沙門曇曜亦以禪業見稱僞太傅張潭伏膺師禮釋僧周不知何許人性高烈有奇志操而韜光晦迹人莫能知常在嵩山頭陀坐禪魏虜將滅佛法周謂門人曰大難將至乃與眷屬數十人共入寒山山在長安西南四百里嶠谷險阻非軍兵所至遂卜居焉俄而魏虜肆暴停者悉斃其後尋悔誅滅崔氏更興佛法僞永昌王鎮長安奉旨將更修立訪求沙門時有說寒山有僧德業非凡王卽遣使徵請周辭以老疾令弟子僧亮應

命出山周後將殂告弟子曰吾將去矣其夕見火從繩
牀後出燒身經二日方盡煙燄張天而房不燼弟子收
遺灰架以磚塔弟子僧亮姓李長安人受業於僧周初
永昌王請僧無敢應者咸以言佛法初興疑有不測之
慮亮曰像運寄人正在今日若被誅剪自身當之如其
獲全則道有更振之期又僧周加勸於是隨使至長安
未至之頃王及民人掃灑街巷比室候迎王親自枉道
接足致敬亮爲陳誠禍福訓示因果言約理諧和而且
切聽者悲喜各不自勝於是修復故寺延請沙門關中

大法更興亮之力也

釋慧通關中人少止長安太后寺蔬食持呪誦增一阿
含經初從涼州禪師慧紹諮受禪業法門觀行多所遊
刃常祈心安養而欲棲神彼國微疾乃於禪中見一人
來形甚端嚴語通言良時至矣須臾見無量壽佛光明
暉然通因覺禪具告同學所見言訖便化異香在房三
日乃歇春秋五十九矣

釋淨度吳興餘杭人少好遊獵嘗射孕鹿墮胎鹿母銜
痛猶就地舐子度乃心悟因摧弓折矢出家蔬食誦經

二十餘萬言常獨處山澤坐禪習誦若邑中有齋集輒身然九燈端然達曙以爲供養如此者累年後忽告弟子云令辦香湯洗浴說法數千章誠以生死因果言訖奄然而化簫鼓香烟自空而至同時眷屬數十人皆所聞見

釋僧從未詳何許人稟性虛靜隱居始豐瀑布山學兼內外精修五門不服五穀唯餌棗栗年垂百歲而氣力休強禮誦無輟與隱士褚伯玉爲林下之交每論道說義輒留連信宿後終於山中

釋法成涼州人十六出家學通經律不餌五穀唯食松柏脂孤居巖穴習禪爲務元嘉中東海王懷素出守巴西聞風遣迎會於涪城夏坐講律事竟辭反因停廣漢復宏禪法後小疾便告衆云亡成常誦寶積經於是自力誦之始得半卷氣劣不堪乃令人讀之一遍纔竟合掌而卒侍疾十餘人咸見空中有紺馬背負金棺升空而逝

釋慧覽姓成酒泉人少與元高俱以寂觀見稱覽曾遊西域頂戴佛鉢仍於罽賓從達摩比丘諮受禪要達摩

高僧傳卷十一
會入定往兜率天從彌勒受菩薩戒後以戒法授覽還
至于闐復以戒法授彼方諸僧後乃歸路由河南河南
吐谷渾慕延世子瓊等敬覽德聞遣使并資財令於蜀
立左軍寺覽即居之後移羅浮天宮寺宋文請下都上
鍾山定林寺孝武起中興寺復敕令移在京邑禪僧皆
隨踵受業吳興沈演平昌孟顛並欽慕道德爲造禪室
於寺宋大明中卒春秋六十餘矣

釋法期姓向蜀郡郫人早喪二親事兄如父十四出家
從智猛諮受禪業與靈期寺法林共習禪觀猛所諳知

皆已證得後遇元暢復從進業及暢下江陵期亦隨從
十住觀門所得已九有師子奮迅三昧唯此未盡暢歎
曰吾自西涉流沙北履幽漠東探禹穴南盡衡羅唯見
此一子特有禪分後卒於長沙寺春秋六十有二神光
映屍體更香潔時蜀龍華寺又有釋道果者亦以禪業
顯焉

釋道法姓曹燉煌人棄家入道專精禪業亦時行神呪
後遊成都王休之費鏗之請爲興樂香積二寺主訓衆
有法常行分衛不受別請及僧食乞食所得常減其分

高僧傳卷十一
以施蟲鳥每夕輒脫衣露坐以飼蚊蟲如此者累年後
入定見彌勒放齋中光照三塗果報於是深加篤勵常
坐不卧元徽二年於定中滅度平坐繩牀貌如恆日
釋普恆姓郭蜀郡成都人也爲兒童時嘗於日光中見
聖僧在空中說法向家人敘之並未之信後苦求出家
止治下安樂寺獨處一房不立眷屬習靜業禪善入出
住與蜀韜律師爲同意自說入火光三昧光從眉直下
至金剛際於光中見諸色像先身業報頗亦明了宋昇
明三年卒春秋七十有八未亡一月日忽與親知告別

竟無感顏時人謂是戲言將終之日微有病相唯俗家
一奴看之明旦平坐而卒奴不解強取卧之尸竟不伸
衆僧來見更令坐之手屈三指其餘皆伸衆僧試取將
之亦隨手卽伸伸已復更屈生時體淨死更潔白於是
依得道法闍維之薪積始然便有五色烟起殊香芬馥
州將王元載乃爲之讚曰大覺眇無像懸應貴忘靖一
念會道場空過萬劫永信心虛東想遇聖藻西影妙趣
澄三界傳神四禪境俗物故參差真性理恆炳韜光寄
浮世遺德方化迥

釋僧審姓王太原祁人晉驃騎沈之後也祖世寓居譙郡審少出家止壽春石澗寺誦法華首楞嚴常謂非禪不智於是專志禪那聞曇摩蜜多道王京邑乃拂衣過江止于靈曜寺精勤諮受曲盡深奧時羣劫入山審端坐不動乃脫衣以施之又說法訓勗劫賊慙愧流汗作禮而去靈鷲寺慧高從受禪業乃請審還寺別立禪房清河張振後又請居棲元寺文惠文宣並加敬事傅琰蕭赤斧皆諮戒訓王敬則入房覓審正見入禪因彈指而出謂聖道人卽奉米千斛請受三歸永明八年卒春

秋七十有五時有僧謙超志法達慧勝並業禪亦各有異迹

釋法悟齊人家以田桑爲業有男六人並皆成長悟年五十喪妻舉家鬱然慕道父子七人悉共出家南至武昌履行山水見樊山之陽可爲幽棲之處本隱士郭長翔所止於是有意終焉時武昌太守陳留阮晦聞而奇之因爲剪徑開山造立房室悟不食粳米常資麥飯日一食而已誦大小品法華常六時行道頭陀山澤不避虎兇有時在樹下坐禪或經日不起以齊永明七年卒

於山中春秋七十有九後有沙門道濟踵其高業今武昌謂其所住爲頭陀寺焉

釋曇超姓張清河人形長八尺容止可觀蔬食布衣一中而已初止都龍華寺元嘉末南遊始興遍觀山水獨宿樹下虎兇不傷大明中還都至齊太祖卽位被敕往遼東宏讚禪道停彼二年大行法化建元末還京俄又適錢塘之靈隱山每一入禪累日不起後時忽聞風雷之聲俄見一人秉笏而進稱巖鎮陳通須臾有一人至形甚端正羽衛連翩下席禮敬自稱弟子居在七里住

周此地承法師至故來展奉富陽縣人故冬鑿麓山下爲塢侵壞龍室羣龍共忿作三百日不雨今已一百餘日井池枯涸田種永罷法師旣道德通神欲仰屈前行必能感致潤澤蒼生功有歸也超曰興雲降雨本是檀越之力貧道何所能乎神曰弟子部曲止能興雲不能降雨是故相請耳遂許之神倏然而去超乃南行經五日至赤亭山遙爲龍呪願說法至夜羣龍悉化作人來詣超所禮拜超更說法因乞三歸自稱是龍超請其降雨乃相看無言其夜又與超夢云本因忿立誓法師旣

導之以善輒不敢違命明日晡時當降雨超明旦即往
臨泉寺遣人告縣令辦船於江中轉海龍王經縣令即
請僧浮船石首轉經纜竟遂即降大雨高下皆足歲以
獲收超以永明十年卒春秋七十有四

釋慧明姓康康居人祖世避地于東吳明少出家止章
安東寺齊建元中與沙門共登赤城山石室見猷公尸
骸不朽而禪室荒蕪高蹤不繼乃雇人開剪更立堂室
造卧佛并猷公像於是棲心禪誦畢命枯槁後於定中
見一女神自稱呂姥云常加護衛或時有白猿白鹿白

蛇白虎遊戲堦前馴伏宛轉不令人畏齊竟陵文宣王
聞風祇挹頻遣三使慇懃敦請乃躉出京師到第文宣
敬以師禮少時辭還山苦留不止於是資給發遣以建
武之末卒於山中春秋七十

論曰禪也者妙萬物而爲言故能無法不緣無境不察
然後緣法察境唯寂乃明其猶淵池息浪則徹見魚石
心水既澄則凝照無隱老子云重爲輕根靜爲躁根君
故輕必以重爲本躁必以靜爲基大智論云譬如服藥
將身權息家務氣力平健則還修家業如是以禪定力

服智慧藥得其力已還化衆生是以四等六通由禪而
起八除十入藉定方成故知禪之爲用大矣哉自遺教
東移禪道亦授先是世高法護譯出禪經僧光曇猷等
並依教修心終成勝業故能內踰喜樂外折妖祥擯鬼
魅於重巖覩神僧於絕石及沙門智嚴躬履西域請闍
賓禪師佛馱跋陀更傳業東土元高元紹等亦並親受
儀則出入盡於數隨往反窮乎還淨其後僧周淨度法
期慧明等亦鴈行其次然禪用爲顯屬在神通故使三
于宅乎毛孔四海結爲凝酥過石壁而無壅擊大眾而

弗遺及夫悠悠世道碌碌仙術尙能停波止雨吶火燒
國正復元高逝矣而更起道法坐而從化焉足異哉若
如鬱頭藍弗竟爲禽獸所惱獨角仙人終爲扇陀所亂
皆由心道雖攝而與愛見相應比夫螢燭之於日月曾
是爲匹乎

讚曰禪那杳寂正受淵深假夫輟慮方備幽尋五門棄
惡九次叢林枯鑠山海聚散昇沈茲德裕矣如不厲心

明律第五 十三人

釋慧猷一

釋僧業二

釋慧詢三

釋僧璩四

釋道儼五

釋僧隱六

釋道房七

釋道管八

釋志道九

釋法穎十

釋法琳十一

釋智稱十二

釋僧祐十三

釋慧猷江左人少出家止江陵辛寺幼而蔬食履操至性方直及具戒已後專精律禁時有西國律師卑摩羅叉來適江陵大宏律藏猷從之受業沉思積時乃大明

十誦講說相續陝西律師莫不宗之後卒於江陵著十誦義疏八卷

釋僧業姓王河內人幼而聰悟博涉衆典後遊長安從什公受業見新出十誦遂專功此部雋發天然洞此深奧什歎曰後世之優波離也值關中多難避地京師吳國張邵挹其貞素乃請還姑蘇為造閑居寺地勢清曠環帶長川業居宗秉化訓誘無輟三吳學士輻湊肩聯又以講道餘隙屬意禪門每一端坐輒有異香充塞房中近業坐者咸所共聞莫不歎其神異昔什公在關未

出十誦乃先譯戒本及流支入秦方傳大部故戒心之
與大本其意正同在言或異業乃改正一依大本今之
傳誦二本雙行業以元嘉十八年卒於吳中春秋七十
有五業弟子慧先襲業風軌亦數當講說

釋慧詢姓趙趙郡人少而蔬食苦行經遊長安受學什
公研精經論尤善十誦僧祇乃更製條章義貫終古宋
永初中還止廣陵大開律席元嘉中至京師止道場寺
寺僧慧觀亦精於十誦以詢德爲物範乃今更振他寺
於是移止長樂寺大明二年卒於所住春秋八十有四

矣

釋僧璩姓朱吳國人出家爲僧業弟子總銳衆經尤明
十誦兼善史籍頗製文藻始住吳虎邱山宋孝武欽其
風聞敕出京師爲僧正悅衆止于中興寺時有沙門僧
定自稱得不還果璩集僧詳斷令現神足定云恐犯戒
故不現耳璩案律文有四因緣得現神足一斷疑網二
破邪見三除憍慢四功德定既虛誑事暴卽日明擯
璩仍著誠衆論以示來葉璩旣學兼內外又律行無疵
道俗歸依車軌相接少帝准從受五戒璩章王子尙崇

爲法友袁粲張敷並一遇傾蓋後移止莊嚴卒於所住
春秋五十有八述勝鬘文旨并撰僧尼要事兩卷今行
於世時又有道表律師率直有高行宋明帝敕晉熙王
燮從請戒焉

釋道儼雍邱小黃人少有戒行善於毗尼精研四部融
會衆家又以律部東傳梵漢異音文頗左右恐後人諮
訪無所乃會其旨歸名曰決正四部毗尼論後遊於彭
城宏通律藏遂卒於彼春秋七十有五時棲元寺又有
釋慧曜者亦善十誦

釋僧隱姓李秦州隴西人家世正信隱年八歲出家便
能長齋至十二年蔬食及受具戒執操彌堅常遊心律
苑妙通十誦誦法華維摩聞西涼州有元高法師禪慧
兼舉乃負笈從之於是學盡禪門深解律要高公化後
復西遊巴蜀專任宏通頃之東下止江陵琵琶寺又諮
業於慧徹徹名重當時道扇方外隱研訪少時備窮經
律禪慧之風被於荆楚州將山陽王劉休祐及長史張
岱並諮稟戒法後刺史巴陵王休若及建平王景素皆
稅駕禪房屈膝恭禮後卧疾少時問侍者日中未答云

高僧傳卷十一
已中乃索水漱口顏貌怡然忽爾從化春秋八十矣時
江陵上明寺復有成具律師亦善十誦及雜心毗曇等
釋道房姓張廣漢五城人道行清貞少善律學止廣漢
長樂寺每禮佛燒香香煙直入佛頂又勤誨門人改惡
行善其不改者乃爲之流泣後卒所住春秋一百二十
歲矣

釋道營未詳何許人始住靈曜寺習禪晚依觀詢二律
師諮受毗尼偏善僧祇一部誦法華金光明蔬素守節
莊嚴道慧冶城智秀皆師其戒範張永請還吳郡蔡興

宗復要住上虞永後於京師婁湖苑立閑心寺復請還
居講席頻仍學徒甚盛昇明二年卒春秋八十有三矣
時有釋慧祐者本丹徒人年三十出家厲身苦節精尋
律教齊初入東講摩訶僧祇部齊竟陵王子良遣迎出
都仍止閑心寺焉

釋志道姓任河內人性溫謹十七出家止靈曜寺蔬素
少欲六物之外略無兼畜學通三藏尤長律品何尙之
欽德致禮請居所造法輪寺先時魏虜滅佛法後世嗣
興而戒授多闕道旣誓志宏通不憚艱苦乃攜同契十

高僧傳卷十一
有餘人往至虎牢集洛秦雍淮豫五州道士會於引水
寺講律明戒更伸受法偽國僧禁獲全道之力也後還
京邑王奐出鎮湘州攜與同遊以永明二年卒於湘土
春秋七十有三時京師瓦官寺又有超度者亦善十誦
及四分著律例七卷云

釋法穎姓索燉煌人十三出家爲法香弟子住涼州公
府寺與同學法力俱以律藏知名穎伏膺已後學無再
請記在一聞研精律部博涉經論元嘉末下都止新亭
寺武南下改治此寺以穎學業兼明敕爲都邑僧正後

辭任還多寶寺常習定閑房亦時開律席及齊高卽位
復敕爲僧主資給事事有倍常科穎以從來信施造經
像及藥藏鎮於長干齊建元四年卒春秋六十有七撰
十誦戒本并羯磨等時天保寺又有慧文律師亦善諸
部毗尼爲瑯琊王奐所事云

釋法琳姓樂晉原臨邛人少出家止蜀郡裴寺專好戒
品研心十誦常恨蜀中無好師宗俄而隱公至蜀琳乃
尅已握錫以日兼夜及隱還陝西復隨從數載諸部毗
尼洞盡心曲後還蜀止靈建寺益部僧尼無不宗奉常

高僧傳卷十一
三
祈心安養每誦無量壽及觀音經輒見一沙門形甚姝
大常在琳前至齊建武二年寢疾不愈注念西方禮懺
不息見諸賢聖皆集目前乃向弟子述其所見令死後
焚身言訖合掌而卒卽於新繁路口積木燔屍煙燄衝
天三日乃盡收斂遺骨卽於其處而起塔焉

釋智稱姓裴本河東聞喜人魏冀州刺史徽之後也祖
世避難寓居京口稱幼而慷慨頗好弓馬年十七隨王
元謨申坦北討獫狁每至交兵血刃未嘗不心懷惻怛
痛深諸已却乃歎曰害人自濟非仁人之志也事寧解

甲遇讀瑞應經乃深生感悟知百年不期國城非重乃
投南澗禪房宗公請受五戒宋孝武時迎益州印禪師
下都供養稱便東意歸依印亦厚相將接及印反汶江
因扈遊而上於蜀斐寺出家印爲之師時年三十有六
乃專精律部大明十誦又誦小品一部後東下江陵從
隱具二師更受禪律值義嘉構亂乃移卜京師遇穎公
於興皇講律稱諮決隱遠發言中詣一時之席莫不驚
嗟定林法獻於講席相值聞其往復清元仍攜止山寺
於是溫誦小品研構毗尼後餘杭寶安寺釋僧志請稱

高僧傳卷十一
還鄉開講十誦雲棲寺復屈爲寺主稱乃受任少時舉其綱目示以憲章頃之反都文宣請於普宏講律僧衆數百皆執卷承旨稱辭家人道務遺繁累常絕慶弔杜塞人事每有凶故秉戒節哀唯行道加勤以終暮功之制朱方沙門慧始請稱還鄉講說親里知舊皆來問訊悉慙勸訓勗示以孝慈臨別涕泣固留不止還京憩安樂寺法輪常轉講大本四十餘遍齊永元三年卒春秋七十有二著十誦義記八卷盛行於世弟子僧辯等樹碑于安樂寺稱弟子聰超二人最善毗尼爲門徒所挹

釋僧祐本姓俞氏其先彭城下邳人父世居于建業祐年數歲入建初寺禮拜因踴躍樂道不肯還家父母憐其志且許入道師事僧範道人年十四家人密爲訪婚祐知而避至定林投法達法師達亦戒德精嚴爲法門梁棟祐師奉竭誠及年滿具戒執操堅明初受業於沙門法穎穎旣一時名匠爲律學所宗祐乃竭思鑽求無懈昏曉遂大精律部有邁先哲齊竟陵文宣王每請講律聽衆常七八百人永明中敕入吳試簡五衆并宣講十誦更伸受戒之法凡獲信施悉以治定林建初及修

高僧傳卷十一
三
繕諸寺并建無遮大集捨身齋等及造立經藏搜校卷
軸使夫寺廟廣開法言無墜咸其力也祐爲性巧思能
自准心計及匠人依標尺寸無爽故光宅嶧山大像剡
縣石佛等並請祐經始准畫儀則今上深相禮遇凡僧
事碩疑皆敕就審決年衰脚疾敕聽乘輿入內殿爲六
官受戒其見重如此開善智藏法音慧廓皆崇其德素
請事師禮梁臨川王宏南平王偉儀同陳郡袁昂永康
定公主貴嬪丁氏並崇其戒範盡師資之敬凡白黑門
徒一萬一千餘人以天監十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卒于

建初寺春秋七十有四因窆于開善路西定林之舊墓
也弟子正度立碑頌德東莞劉勰製文初祐集經藏旣
成使人抄撰要事爲三藏記法苑記世界記釋迦譜及
宏明集等皆行於世

論曰禮者出乎忠信之薄律亦起自防非是故隨有犯
緣乃製篇目迄乎雙樹在迹爲周自金河滅影迦葉嗣
興因命持律尊者憂波離比丘使出律藏波離乃手執
象牙之扇口誦調御之言滿八十反其文乃訖於是題
之樹葉號曰八十誦律是後迦葉阿難末田地舍那波

斯憂波毘多此五羅漢次第任持至掘多之世有阿育
王者王在波吒梨弗多城以因往昔見佛遂爲鐵輪御
世而猜忌不忍在政苛虐焚蕩經書害諸得道其後易
心歸信追悔前失遠會應真更集三藏於是互執見聞
各引師說依據不同遂成五部而所制輕重時或不同
開遮廢立不無小異皆由如來往昔善應物機或隨人
隨根隨時隨國或此處應開餘方則制或此人應制餘
者則開五師雖同取佛律而各據一邊故篇聚或時輕
重綱目不無優降依之修學並能得道故如來在世有

夢甦因緣已懸記經律應爲五部大集經云我滅度後
遺法分爲五部顛倒解義隱覆法藏名曇無邈多卽曇
無德也讀誦外書受有三世善能問難說一切性皆得
受戒名薩婆卽薩婆多也說無有我輕諸煩惱名迦葉
毗說有我不說空名婆蹉富羅以廣博徧覽五部名摩
訶僧祇善男子如是五部雖名別異而皆不妨諸佛法
界及大涅槃又文殊師利問經云我涅槃後百年當有
二部起一摩訶僧祇二大衆老少同會共菩薩會出律
也從此部流散更生七部二者體毗履部純老宿共會

出律也從此部流散更生十一部故彼經偈云十八及二本悉從大乘出無是亦無非我說未來起又執見不同傳中亦有十八部而名字小異故以五部爲根本從薩婆多部生四部彌沙塞生一部迦葉毗生二部並是佛泥洹後二百年內僧祇生六部流傳至四百年中曇無德生五部經中或時止道五師者舉其領袖而言或時十八二十則通列異論也自大教東傳五部皆度始弗若多羅誦出十誦梵本羅什譯爲晉文未竟多羅化焉後曇摩流支又誦出所餘什譯都竟曇無德部佛陀

耶舍所翻卽四分律也摩訶僧祇部及彌沙塞部並法顯得梵本佛馱跋陀羅譯出僧祇律佛馱什譯出彌沙塞部卽五分律也迦葉毗部或言梵本已度未被翻譯其善見摩得勒伽戒因緣等亦律之枝屬也雖復諸部皆傳而十誦一本最盛東國以昔卑摩羅叉律師本西土元匠來入關中及往荆陝皆宣通十誦盛見宗錄曇猷親承音旨僧業繼踵宏化其間璩儼隱榮等並祖述猷業列奇宋代而皆依文作解未甚鑽掘其後智稱律師竭有深思凡所披釋並開拓門戶更立科目齊梁之

間號稱命世學徒傳記于今尚焉夫慧資於定定資於戒故戒定慧品義次第故當知入道卽以戒律爲本居俗則以禮義爲先禮記云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經云戒爲平地衆善由生三世佛道藉戒方住故神解五法制使先知斬草三根不可不識然後定慧法門以次修學而謬執之徒互生異論偏於律者則言戒律爲指事數論虛誕薄知篇聚名目便言解及波離止能漉水翻囊已謂行齊羅漢唯我曰僧餘皆木想此則自讚毀他功不贖過我慢矜高蓋斯謂也偏於

數論者則言律部爲偏分數論爲通方於是扈背毗尼專重陰入得意便行會莫拘礙謂言地獄不燒智人鑊湯不煮般若此皆操之失柄還以自傷相鼠齧羊豈非斯謂

讚曰盤盂設誠几杖施銘人如不勗奚用尅乘納衣旣補篇聚由生緘持口意枯槁心形怡感兩鏡欣憂二瓶高僧傳卷第十一

音釋

匱 力鹽切 鞞 駢迷切 馬 嘑 梵語具云達 嘑 此 積 資 四 盛香器 鞞 上鼓也 嘑 云財施 嘑 初 觀 切 積 切 聚

也奴板切面熹徒到切繫陟立切舐神希切涪房尤切
 名魚豈切捋郎括切燭卽略切璩強魚切獫狁獫狁切
 準切儉狁切嶧書涉切窆方驗切莞沽歡切孺奴侯切
 北夷也嶧切嶧書涉切窆方驗切莞沽歡切孺奴侯切

高僧傳卷十一終

番禺孟鴻光核

高僧傳卷十二忘身誦經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忘身第六 十一人

晉

釋僧羣一

宋

釋曇稱二

釋僧富四

釋慧紹六

釋法進三

釋法羽五

釋僧瑜七



釋慧益八

釋僧慶九

齊

釋法光十

釋曇宏十一

釋僧羣未詳何許人清貧守節蔬食誦經後遷居羅江縣之霍山構立茅室山孤在海中上有石盂徑數丈許水深六七尺常有清流古老相傳云是羣僊所宅羣僊飲水不飢因絕粒後晉安太守陶夔聞而索之羣以水遺夔出山輒晷如此三四夔躬自越海天甚清霽及至山風雨晦暝停數日竟不得至迺歎曰俗肉凡夫遂爲

賢聖所隔慨恨而反羣菴舍與孟隔一小澗常以一木爲梁由之汲水後時忽有一折翅鳴舒翼當梁頭就啜羣羣欲舉錫撥之恐畏傷損因此迴還絕水不飲數日而終春秋一百四十矣臨終向人說年少時經折一鴨翅驗此以爲現報

釋曇稱河北人少而仁愛惠及昆蟲晉末至彭城見有老人年八十夫妻窮悴迺捨戒爲奴累年執役而內修道德未嘗有廢鄉鄰嗟之及二老卒傭賃獲直悉爲二老福用擬以自贖事畢欲還道法物未備宋初彭城駕

山下虎災村人遇害日有一兩稱乃謂村人曰虎若食我災必當消村人苦諫不從卽於是夜獨坐草中呪願曰以我此身充汝飢渴令汝從今息怨害意未來當得無上法食村人知其意正各泣拜而還至四更中聞虎取稱村人逐至南山噉身都盡唯有頭存因葬而起塔爾後虎災遂息

釋法進或曰道進或曰法迎姓唐涼州張掖人幼而精苦習誦有超邁之德爲沮渠蒙遜所重遜卒子景環爲胡寇所破問進曰今欲轉略高昌爲可尅不進曰必捷

但憂災餓耳迴軍卽定後三年景環卒弟安周續立是歲饑荒死者無限周旣事進進屢從求乞以賑貧餓國蓄稍竭進不復求迺淨洗浴取刀鹽至深窮窟餓人所聚之處次第授以三歸便掛衣鉢著樹投身餓者前云施汝共食衆雖飢困猶義不忍受進卽自割肉柱鹽以啖之兩股肉盡心悶不能自割因語餓人云汝取我皮肉猶足數日若王使來必當將去但取藏之餓者悲悼無能取者須臾弟子來至王人復至舉國奔赴號叫相屬因輦之還官周敕以三百斛麥以施飢者別發倉廩

高僧傳卷十二
三
以賑貧民至明晨乃絕出城北闍維之煙焰衝天七日
乃歇屍骸都盡唯舌在不爛卽於其處起塔三層樹碑
于右進弟子僧遵姓趙高昌人善十誦律蔬食節行誦
法華勝鬘金剛般若又篤厲門人常懺悔爲業

釋僧富姓山高陽人父霸爲藍田令富少孤居貧而篤
學無厭採薪爲燭以照讀書及至冠年備盡經史美姿
容善談論後遇僞秦衛將軍楊邕資其衣糧習鑿齒攜
共志學及聽安公講放光經遂有心樂道於是剃髮依
安受業安亡後還魏郡廷尉寺下帷潛思絕事人間時

村人有劫劫得一小兒欲取心肝以解神富道遙路口
遇見劫具問其意因脫衣以易小兒羣劫不許富曰大
人五藏亦可用不劫謂富不能忘身因妄言亦好富乃
念曰我幻骸之軀會有一死今以濟人雖死猶生卽自
取劫刀畫胸至臍群劫更相咎責四散奔走卽送小兒
還其家路口時行路一人見富如此因問其故富雖復
頓悶口猶能言迺具答以此事此人悲悼傷心還家取
針縫其腹皮塗以驗藥舉還寺將息少時而差後不知
所終

釋法羽冀州人十五出家爲慧始弟子始立行精苦修
頭陀之業羽操心勇猛深達其道常欲仰軌藥王燒身
供養時僞秦晉王姚緒鎮蒲坂羽以事白緒緒曰入道
多方何必燒身不敢固違幸願三思羽誓志旣重卽服
香油以布纏體誦捨身品竟以火自燎道俗觀視莫不
悲慕焉時年四十有五

釋慧紹不知氏族小兒時母哺魚肉輒吐咽菜不疑於
是便蔬食至八歲出家爲僧要弟子精勤懷厲苦行標
節後隨要止臨川招提寺迺密有燒身之意常雇人斫

薪積於東山石室高數丈中央開一龕足容己身迺還
寺辭要苦諫不從卽於焚身之日於東山設大衆八關
并告別知識其日闔境奔波車馬人衆及賫金寶者不
可稱數至初夜行道紹自行香行香旣竟執燭然薪入
中而坐誦藥王本事品衆旣不見紹悟其已去禮拜未
畢悉至薪所積已洞然誦聲未息火至額聞唱一心言
已奄絕大衆咸見有一星其大如斗直下煙中俄而上
天時見者咸謂天宮迎紹經三日薪聚乃盡紹臨終謂
同學曰吾燒身處當生梧桐慎莫伐之其後三日果生

高僧傳卷十二
五
焉紹焚身是元嘉二十八年年二十八紹師僧要亦清
謹有懿德年一百六十終於寺

釋僧瑜姓周吳興餘杭人弱冠出家業素純粹元嘉十
五年與同學曇溫慧光等於廬山南嶺共建精舍名曰
招隱瑜常以爲結累三塗情形故也情將盡矣形亦宜
捐藥王之轍獨何云遠於是屢發言誓始契燒身以宋
孝建二年六月三日集薪爲龕并請僧設齋告衆辭別
是日雲霧晦合密雨交零瑜迺誓曰若我所志克明天
當清朗如其無感便當滂注使此四輩知神應之無昧

也言已雲景明霽至初夜竟便入薪龕中合掌平坐誦
藥王品火燄交至猶合掌不散道俗知者奔赴彌山並
稽首作禮願結因緣咸見紫氣騰空久之迺歇時年四
十四其卒後旬有四日瑜房中生雙桐根枝豐茂巨細
相似貫壤直聳遂成連理奇樹識者以爲娑羅寶樹尅
炳泥洹瑜之庶幾故見斯證因號爲雙桐沙門吳郡張
辯爲平南長史親覩其事具爲傳讚讚曰悠悠元機茫
茫至道出生入死孰爲妙寶其一自昔藥王殊化絕倫往
聞其說今覩斯人其二其英英沙門慧定心固凝神紫氣表

高僧傳卷十二
迹雙樹其其德可樂其操可貴文之作矣式屬髣髴其
釋慧益廣陵人少出家隨師止壽春宋孝建中出都憩
竹林寺精勤苦行誓欲燒身衆人聞者或毀或讚至大
明四年始就却粒唯餌麻麥到六年又絕麥等但食酥
油有頃又斷酥油唯服香丸雖四大綿微而神情警正
孝武深加敬異致問慇懃遣太宰江夏王義恭詣寺諫
益益誓志無改至大明七年四月八日將就焚燒迺於
鍾山之南置鑊辦油其日朝乘牛車而以人牽自寺之
山以帝王是兆民所憑又三寶所寄乃自力入臺至雲

龍門不能步下令入啓聞慧益道人今捨身詣門奉辭
深以佛法仰累帝聞改容卽躬出雲龍門益旣見帝重
以佛法憑囑於是辭去帝亦續至諸王妃后道俗士庶
填滿山谷投衣棄寶不可勝計益迺入鑊據一小牀以
吉貝自纏上加一長帽以油灌之將就著火帝令太宰
至鑊所請喻曰道行多方何必死命幸願三思更就異
途益雅志確然曾無悔念迺答曰微軀賤命何足止留
天心聖慈罔已者願度二十人出家降勅卽許益迺手
自執燭以然帽帽然已迺棄燭合掌誦藥王品火至眉

誦聲猶分明及眼乃昧貴賤哀嗟響震幽谷莫不彈指
稱佛惆悵收淚火至明且迺盡帝於子時聞空中筳管
異香芬苾帝盡日方還宮夜夢見益振錫而至更囑以
佛法明日帝爲設會度人令齋主唱白具序徵祥燒身
之處起藥王寺以擬本事也

釋僧慶姓陳巴西安漢人家世事五斗米道慶生而獨
悟十三出家止義興寺淨修梵行願求見佛先捨三指
末誓燒身漸絕糧粒唯服香油到大明三年二月八日
於蜀武擔寺西對其所造淨名像前焚身供養刺史張

悅躬出臨視道俗僑舊觀者傾邑行雲爲結苦雨悲零
俄而晴景開明天色澄淨見一物如龍從積升天時年
二十三天水太守裴方明爲收灰起塔

釋法光秦州隴西人少而有信至二十九方出家苦行
頭陀不服綿纊絕五穀唯餌松葉後誓志燒身迺服松
膏及飲油經于半年至齊永明五年十月二十日於隴
西記城寺內集薪焚身以滿先志火來至目誦聲猶了
至鼻迺昧奄然而絕春秋四十有一時永明末始豐縣
有比丘法存亦燒身供養郡守蕭緬遣沙門慧深爲起

灰塔

釋曇宏黃龍人少修戒行專精律部宋永初中南遊番禺止臺寺晚又適交阯之仙山寺誦無量壽及觀音經誓心安養以孝建二年於山上聚薪密往積中以火自焚弟子追及抱持將還半身已爛經月小差後近村設會舉寺皆赴宏於是日復入谷燒身村人追救命已終矣於是益薪進火明旦乃盡爾日村居民咸見宏身黃金色乘一金鹿西行甚急不暇暄涼道俗方悟其神異共收灰骨以起塔焉

論曰夫有形之所貴者身也情識之所貴者命也是故飡脂飲血乘肥衣輕欲其怡懌也餌朮含丹防生養性欲其壽考也至如析一毛以利天下則吝而弗為撤一食以續餘命則惜而不與此其弊過矣自有宏知達見遺已瞻人體三界爲長夜之宅悟四生爲夢幻之境精神逸乎蜚羽形骸滯於瓶穀是故摩頂至足曾不介心國城妻子捨若遺芥今之所論蓋其人也僧羣止爲一鳴而絕水以亡身僧富止救一童而畫腹以全命法進割肉以啖人曇稱自餒於災虎斯皆尚乎兼濟之道忘

我利物者也昔王子投身功踰九劫剝肌質鳥駭震三千惟夫若人固亦超邁高絕矣爰次法羽至于曇宏皆灰燼形骸棄捨珍愛或以情祈安養或以願生知足故雙桐表於房裏一館顯自空中符瑞彪炳與時間出然聖教不同開遮亦異若是大權爲物適時而動利現萬端非教所制故經云能然手足一指迺勝國城布施若是出家凡僧本以威儀攝物而今殘毀形體壞福田相考而爲談有得有失得在忘身失在違戒故龍樹云新行菩薩不能一時備行諸度或滿檀而乖孝如王子投

虎或滿慧而乖慈如檢他斷食等皆由行未全美不無盈缺又佛說身有八萬戶蟲與人同氣人命旣盡蟲亦俱逝是故羅漢死後佛許燒身而今未死便燒或損於蟲命有失說者或言羅漢尙入火光夫復何怪有言入火光者先已捨命用神智力後乃自燒然性地菩薩亦未免報軀或時投形火聚或時裂體分人當知殺蟲之論其究莫詳焉夫三毒四倒乃生死之根栽七覺八道實涅槃之要路豈必燔炙形體然後離苦若其位鄰得忍俯迹同凡或時爲物捨身此非言論所及至如凡夫

高僧傳卷十二
之徒鑒察無廣竟知盡壽行道何如棄捨身命或欲激
譽一時或欲流名萬代及臨火就薪悔怖交切彰言既
廣恥奪其操於是僂俛從事空嬰萬苦若然非所謂也
讚曰若人挺志金石非英鑠茲所重祈彼寶城芬梧蔚
蔚紫館浮輕騰煙曜彩吐瑞含禎千秋尙美萬代傳馨
誦經第七 二十一人

釋曇邃一

釋法相二

竺法純三

釋僧生四

釋法宗五

釋道罔六

釋慧慶七

釋普明八

釋法莊九

釋慧果十

釋法恭十一

釋僧覆十二

釋慧進十三

釋宏明十四

釋慧豫十五

釋道嵩十六

釋超辯十七

釋法慧十八

釋僧侯十九

釋慧彌二十

釋道琳二十一

釋曇邃未詳何許人少出家止河陰白馬寺蔬食布衣

誦正法華經常一日一遍又精達經旨亦爲人解說常於夜中忽聞叩戶云欲請法師九旬說法遂不許固請乃赴之而猶是眠中此覺已身在白馬塢神祠中并一弟子自爾日日密往餘無知者後寺僧經祠前過見有兩高座邃在北弟子在南如有講說聲又聞有奇香之氣於是道俗共傳咸云神異至夏竟神施以白馬一匹白羊五頭絹九十匹呪願畢於是各絕邃後不知所終釋法相姓梁不測何人常山居精苦誦經十餘萬言鳥獸集其左右皆馴若家禽太山祠有大石函貯財寶相

時山行宿于廟側忽見一人元衣武冠令相開函言絕不見其函石蓋重過千鈞相試提之飄然而起於是取其財以施貧民後度江南止越城寺忽遊縱放蕩優俳滑稽或時裸袒干冒朝貴晉鎮北將軍司馬恬惡其不節招而鳩之頰傾三鍾神氣清夷淡然無擾恬大異之至晉元興末卒春秋八十時有竺曇蓋竺僧法並苦行通感善能神呪請雨爲揚州刺史司馬元顯所敬法亦善神呪晉丞相會稽王司馬道子爲起治城寺焉竺法純未詳何許人少出家止山陰顯義寺苦行有德

善誦古維摩經晉元興中爲寺上蘭渚買故屋暮還於湖中遇風而船小純唯一心憑觀世音口誦不輟俄見一大流船乘之獲免至岸訪船無主須臾不見道俗咸歎神感後不知所終

釋僧生姓袁蜀郡郫人少出家以苦行致稱成都宋豐等請爲三賢寺主誦法華習禪定嘗於山中誦經有虎來躡其前誦竟乃去後每至諷詠輒見左右四人爲侍衛年雖衰老而翹勤彌厲後微疾便語侍者云吾將去矣於後可爲燒身弟子謹依遺命

釋法宗臨海人少好遊獵嘗於剡遇射孕鹿墮胎鹿母銜箭猶就地舐子宗乃悔悟知貪生愛子是有識所同於是摧弓折矢出家業道常分衛自資受一食法蔬苦六時以悔先罪誦法華維摩常升臺諷詠響聞四遠士庶稟其歸戒者三千餘人遂開拓所住以爲精舍因誦爲目號曰法華臺也宗後不測所終

釋道罔姓馬扶風人初出家爲道懿弟子懿病嘗遣罔等四人至河南霍山採鍾乳入穴數里跨木渡水三人溺死炬火又亡罔判無濟理罔素誦法華唯憑誠此業

又存念觀音有頃見一光如螢火追之不及遂得出穴
於是進修禪業節行彌新頻作數過普賢齋並有瑞應
或見梵僧入坐或見騎馬人至並以未及暄涼倏忽不
見後與同學四人南遊上京觀矚風化夜乘水度河中
道水破三人沒死罔又歸誠觀音乃覺脚下如有一物
自歧復見赤光在前乘光至岸達都止南澗寺常以般
舟爲業嘗中夜入禪忽見四人御車至房呼令上乘罔
歛不自覺已見身在郡後沈橋間見一人在路坐胡牀
侍者數百人見罔驚起罔曰坐禪人耳彼人因謂左右

曰向止令知處而已何忽勞屈法師於是禮拜執別令
人送罔還寺叩門良久方開入寺見房猶閉衆咸莫測
其然宋元嘉二十年臨川康王義慶攜往廣陵終於彼
也

釋慧慶廣陵人出家止廬山寺學通經律清潔有戒行
誦法華十地思益維摩每夜吟諷常聞閣中有彈指讚
歎之聲嘗於小雷遇風波船將覆沒慶唯誦經不輟覺
船在浪中如有人牽之倏忽至岸於是篤厲彌勤宋元
嘉末卒春秋六十有二

釋普明姓張臨淄人少出家稟性清純蔬食布衣以懺
誦爲業誦法華維摩二經及諷誦之時有別衣別座未
嘗穢雜每至勸發品輒見普賢乘象立在其前誦維摩
經亦聞空中倡樂又善神呪所救皆愈有鄉人王道真
妻病請明來呪明入門婦便悶絕俄見一物如狸長數
尺許從狗竇出因此而愈明嘗行水傷祠巫覡自云神
見之皆奔走以宋孝建初中卒春初八十有五
釋法莊姓申淮南人十歲出家爲廬山慧遠弟子少以
苦節標名晚遊關中從叡公稟學元嘉初出都止道場

寺性率素止一中而已誦大涅槃法華淨名每後夜諷
誦此房常聞莊房前有如兵仗羽衛之響實天神來聽
也宋大明初卒於寺春秋七十有六
釋慧果豫州人少以蔬食自業宋初遊京師止瓦官寺
誦法華十地嘗於圜廁見一鬼致敬於果云昔爲衆僧
作維那小不如法墮在穢糞鬼中法師德素高明又慈
悲爲意願助以拔濟之方也又云昔有錢三千埋在柿
樹根下願取以爲福果卽告衆掘取果得三千爲造法
華一部并設會後夢見此鬼云已得改生大勝昔日果

高僧傳卷十二
三
以宋太始六年卒春秋七十有六

釋法恭姓關雍州人初出家止江陵安養寺後出京師住東安寺少而苦行殊倫服布衣餌菰麥誦經三十餘萬言每夜諷詠輒有殊香異氣入恭房者咸共聞之又以弊納聚蚤蝨常披以飼之宋武文明三帝及衡陽文王義季等並崇其德業所獲信施常分給貧病未嘗私蓄宋太始中還西卒於彼春秋八十時烏衣復有僧恭者德業高明綱總寺任亦不食粳稻唯餌豆麥釋僧覆未詳何許人少孤爲下人所養七歲出家爲曇

亮弟子學通諸經蔬食持呪誦大品法華宋明帝深加器重敕爲彭城寺主率衆有功宋太始末卒春秋六十有六

釋慧進姓姚吳興人少而雄勇任性遊俠年四十忽悟心自啓遂爾離俗止京師高座寺蔬食素衣誓誦法華用心勞苦執卷輒病迺發願願造法華百部以悔前障始聚得錢一千六百時有劫來問進有物不答云唯有造經錢在佛處羣劫聞之赧然而去於是聚集信施得以成經滿足百部經成之後病亦小差誦法華一部得

過情願既滿厲操逾堅常迴諸福業願生安養未亡少
時忽聞空中聲曰汝所願已足必得生西方也至齊永
明三年無病而卒春秋八十有五時京師龍華寺復有
釋僧念誦法華金光明蔬食避世

釋宏明本姓羸會稽山陰人少出家貞苦有戒節止山
陰雲門寺誦法華習禪定精勤禮懺六時不輟每旦則
水瓶自滿實諸天童子以爲給使也明嘗於雲門坐禪
虎來入明室內伏于牀前見明端然不動久久乃去又
時見一小兒來聽明誦經明日汝是何人答云昔是此

寺沙彌盜帳下食今墮園中聞上人道業故來聽誦經
願助方便使免斯累也明卽說法勸化領解方隱後於
永興石姥巖入定又有山精來惱明明捉得以腰繩繫
之鬼遜謝求脫云後不敢復來乃解放於是絕迹元嘉
中郡守平昌孟顓重其真素要出安止道樹精舍後濟
陽江總於永興邑立紹元寺復請明往往大明末陶里
董氏又爲明於村立柏林寺要明還止訓勗禪戒門人
成列以齊永明四年卒於柏林寺春秋八十有四
釋慧豫黃龍人來遊京師止靈根寺少而務學遍訪衆

師善談論美風則每聞臧否人物輒塞耳不聽或時以異言聞止瓶衣率素日以一中自畢精勤標節以救苦爲先誦大涅槃法華十地又習禪業精於五門嘗寢見有三人來叩戶並衣冠鮮潔執持華蓋豫問覓誰答云法師應死故來奉迎豫曰小事未了可申一年不答云可爾至明年滿一周而卒是歲齊永明七年春秋五十有七豫同寺有沙門法音亦素行誦經

釋道嵩姓夏高密人年十歲出家少而沉隱有志用及其戒之後專好律學誦經三十萬言交接上下未嘗有

喜愠之色性好檀捨隨獲利養皆以施人瓶衣之外略無兼物宋元徽中來京師止鍾山定林寺守靜閑房懺誦無輟人有造者輒爲說法訓獎以代饌焉從之請戒者甚衆後卒於山中春秋四十有九

釋超辯姓張燉煌人幼而神悟孤發履操深沉誦法華金剛般若聞京師盛於佛法乃越自西河路由巴楚達于建業頽之東適吳越觀矚山水停山陰城傍寺少時後還都止定林上寺閑居養素畢命山門誦法華日限一遍心敏口從恆有餘力禮千佛凡一百五十餘萬拜

足不出門三十餘載以齊永明十年終於山寺春秋七十有三葬于寺南沙門僧祐爲造碑墓所東莞劉勰製文時有靈根釋法明祇洹釋僧志益州釋法定並誦經十餘萬言蔬食苦行有至德焉

釋法慧本姓夏侯氏少而秉志精苦律行冰嚴以宋大明之末東遊禹穴隱于天柱山寺誦法華一部蔬食布衣志耽人外居閣不下三十餘年王侯稅駕止拜房而反唯汝南周顒以信解兼深特與相接時有慕德希禮或因顒介意時一見者以齊建武二年卒于山寺時若

耶懸溜山有釋曇遊者亦蔬食誦經苦節爲業

釋僧侯姓龔西涼州人年十八便蔬食禮懺及具戒之後遊方觀化宋孝建初來至京師誦法華維摩金光明常二日一遍如此六十餘年蕭惠開入蜀請法同遊後惠開協同義嘉負罪歸闕侯乃還都於後岡創立石室以爲安禪之所自息慈以來至于捨命魚肉葷辛未嘗近齒脚影小蹉輒空齋而過齊永元二年微覺不愈至中不能食乃索水漱口合掌而卒春秋八十有九時普宏有釋慧温亦誦法華維摩首楞嚴蔬苦有高節

釋慧彌姓楊氏宏農華陰人漢太尉震之後裔也年十六出家及具戒之後志修遠離乃入長安終南山巖谷險絕軌迹莫至彌負錫獨前虎兕無擾少誦大品又精修三昧於是剪茅結宇以爲棲神之宅時至則持鉢入村食竟則還室禪誦如此者八年後聞江東有法之盛乃觀化京師止于鍾山定林寺習業如先爲人溫恭仁讓喜愠無色戒範精明獎化忘倦諮賢求善恆若未足凡黑白造山禮拜者皆爲說法提誘以代餽饌爰自出家至于衰老輦轡鮮豢一皆永絕足不出山三十餘年

曉夜習定常誦般若六時禮懺必爲衆先以梁天監十七年閏八月十五日終於山舍春秋七十有九葬于寺南立碑頌德時定林又有沙門法仙亦誦經有素行後還吳爲僧正卒於彼

釋道琳本會稽山陰人少出家有戒行善涅槃法華誦淨名經吳國張緒禮事之後居富陽縣泉林寺寺常有鬼怪自琳居之則消琳弟子慧韶爲屋所壓頭陷入曾琳爲祈請韶夜見兩胡道人拔出其頭旦起遂平復琳於是設聖僧齋鋪新帛於牀上齋畢見帛上有人迹皆

長三尺餘衆咸服其徵感富陽人始家家立聖僧座以
飯之至梁初琳出居齊熙寺天監十八年卒春秋七十
有三

論曰諷誦之利大矣而成其功者希焉良由總持難得
惽忘易生如經所說止復一句一偈亦是聖所稱美是
以曇邃通神於石塢僧生感衛於空山道罔臨危而獲
濟慧慶將沒而蒙全斯皆實德內充故使徵應外啓經
云六牙降室四王衛座豈粵虛哉若乃凝寒靜夜朗月
長宵獨處閑房吟諷經典音吐迺亮文字分明足使幽

顯忻踊精神暢悅所謂歌誦法言以此為音樂者也
讚曰法身既遠所寄者辭沉吟反復惠利難思無怠三
業有競六時化人乃衛變衆來茲此焉實德誰與較之
高僧傳卷十二

音釋

唼 子合切 懷 力荏切 危懼也
救 無粉切 拭也
懽 苦誦切 羊益切 悅也
穀 胡谷切 苦胡切 縹紗也 屑也

高僧傳卷十二終

番禺孟鴻光校

高僧傳卷第十三 興要 經師 唱導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興福第八 十四人

晉

竺慧達一

釋慧元二 竺慧直

釋慧力三

宋

釋慧受四

釋僧慧五

釋曇翼六

釋僧洪七

釋僧亮人

釋法意九

齊

釋慧敬十

釋法獻十一

釋法獻十二 元暢

梁

釋僧護十三

釋法悅十四

竺慧達姓劉本名薩阿并州西河離石人少好畋獵年三十一忽如暫死經日還蘇備見地獄苦報見一道人云是其前世師爲其說法訓誨令出家往丹陽會稽吳

郡覓阿育王塔像禮拜悔過以懺先罪既醒卽出家學道改名慧達精勤福業唯以禮懺爲先晉寧康中至京師先是簡文皇帝於長干寺造三層塔塔成之後每夕放光達上越城顧望見此刹杪獨有異色便往拜敬晨夕懇到夜見刹下時有光出乃告人共掘掘八丈許得三石碑中央碑覆中有一鐵函函中又有銀函銀函裏金函金函裏有三舍利又有一爪甲及一髮髮伸長數尺卷則成螺光色炫耀乃周宣王時阿育王起八萬四千塔卽此一也旣道俗歎異乃於舊塔之西更豎一刹

施安舍利晉太元十六年孝武更加爲三層又昔咸和中丹陽尹高悝於張侯橋浦裏掘得一金像無有光跌而製作甚工前有梵書云是育王第四女所造悝載像還至長干巷口牛不復行非人力所御乃任牛所之徑趣長干寺爾後一年許有臨海漁人張係世於海口得銅蓮華跌浮在水上卽收送縣縣表上臺敕使安像足下契然相應後有西域五僧詣悝云昔於天竺得阿育王像至鄴遭亂藏置河邊王路旣通尋覓失所近得夢云像已出江東爲高悝所得故遠涉山海欲一見禮拜

耳悝卽引至長干五人見像歔歔涕泣像卽放光照于堂內五人云本有圓光今在遠處亦尋當至晉咸安元年交州合浦縣採珠人董宗之於海底得一佛光刺史表上晉簡文帝敕施此像孔穴懸同光色一種凡四十年餘年東西祥感光跌方具達以刹像靈異倍加勸勵後東遊吳縣禮拜石像此像以西晉將末建興元年癸酉之歲浮在吳松江滬瀆口漁人疑爲海神延巫祝以迎之於是風濤俱盛駭懼而還時有奉黃老者謂是天師之神復共往接飄浪如初後有奉佛居士吳縣民朱應

聞而歎曰將非大覺之垂應乎乃潔齋共東靈寺帛尼
及信者數人到滬濱口稽首盡虔歌頌至德卽風潮調
靜遙見二人浮江而至乃是石像背有銘誌一名惟衛
二名迦葉卽接還安置通元寺吳中士庶嗟其靈異歸
心者衆矣達停止通元寺首尾三年晝夜虔禮未嘗暫
廢頃之進適會稽禮拜鄞縣塔此塔亦是育王所造歲
久荒蕪示存基墟達翹心束想乃見神光燄發因是修
立龕砌羣鳥無敢棲集凡近寺側畋漁者必無所復獲
道俗傳感莫不移信後郡守孟顓復加開拓達東西覲

禮屢表徵驗精誠篤勵終年無改後不知所之

釋慧元河北人爲人性善喜愠無色常習禪誦經勸化
福事以爲恆業晉太元初於武陵平山立寺有二十餘
僧餐蔬幽遁永絕人途以太元十四年卒卒後有人入
武當山下見之神色甚暢寄語寺僧勿使寺業有廢自
是寺內常聞空中應時有磬聲依而集衆未嘗差失沙
門竺慧直居之直精苦有戒節後絕粒唯餌松柏因登
山蟬蛻焉

釋慧力未知何許人晉永和中來遊京師嘗乞蔬食若

高僧傳卷十三
行頭陀修福至晉興寧中啓乞陶處以爲瓦官寺初標
塔基是今塔之西每夕標塔基輒東移十餘步旦取還
已復隨徙潛共伺之見一人著朱衣武冠拔標置東力
仍於其處起塔今之塔處也記者云立寺後三十年當
爲天火所燒至晉孝武太元二十一年七月夜自然火
起寺僧數十人都無知者明旦見塔已成灰聚帝曰此
國不祥之相也卽敕楊法尚李緒等速令修復至九月
帝崩有戴安道所製五像及戴顓所治丈六金像昔鑄
像初成而面首殊瘦諸工無如之何乃迎顓看之顓曰

非面瘦也乃臂胛肥耳旣鑿減臂胛而面相自滿諸工
無不歎息又有師子國四尺二寸玉像並皆在焉昔師
子國王聞晉孝武精於奉法故遣沙門曇摩抑遠獻此
佛在道十餘年至義熙中乃達晉司徒王謐嘗入臺見
東掖門外有寺人擲擣所著處輒有光出怪令掘之得
一金像含光跌長七尺二寸謐卽啓聞宋高祖迎入臺
供養宋景平末送出瓦官寺今移龍光寺
釋慧受安樂人晉興寧中來遊京師蔬食苦行常修福
業嘗行過王坦之園夜輒夢於園中立寺如此數過受

欲就王乞立一間屋處未敢發言且向守園客私期說之期云王家之園恐非所圖也受曰若令誠感何憂不得卽詣王陳之王大喜卽以許焉初立一小屋每夕復夢見一青龍從南方來化爲剎柱受將沙彌試至新亭江筭覓乃見一長木隨流來下受曰必是吾所夢見者也於是雇人牽上豎立爲剎架以一層道俗競集咸歎神異坦之卽捨園爲寺以受本鄉爲名號曰安樂寺東有丹陽尹王雅宅西有東燕太守劉鬪宅南有豫章太守范甯宅並施以成寺後有沙門道靖道敬等更加修

飾于今崇麗焉

釋僧慧未知何許人自少來好修福業晉義熙中共長安人行長生立寺於京師破塢村中始遷域其處起草屋數間便集僧設齋至中夜堂內兩燈忽然自行進前數十步油簋如故無所傾覆大衆驚嗟訪諸耆老咸言燈所移處是昔時外國道人起塔之基於是就共修立以燈移表瑞因號崇明寺焉

釋曇翼本吳興餘杭人少而信悟早有絕塵之操初出家止廬山寺依慧遠修學蔬素苦節見重門人晚適關

中復師羅什經律數論並皆參涉又誦法華一部以晉
義熙十三年與同志曇學沙門俱遊會稽履訪山水至
秦望西北見五岫駢峯有耆閣之狀乃結草成菴稱曰
法華精舍太守孟顛富春人陳載並傾心挹德贊助成
功翼蔬食澗飲三十餘年以宋元嘉二十七年卒春秋
七十立碑山寺旌其遺德會稽孔道製文翼同遊曇學
沙門後移卜秦望之北號曰樂林精舍有韶相灌蒨並
東嶽望僧咸共憩焉時有釋道敬者本瑯琊胄族晉右
將軍王羲之曾孫避世出家情愛邱壑棲于若耶山立

懸溜精舍敬後爲供養衆僧乃捨具足專精十戒云
釋僧洪豫州人止于京師瓦官寺少而修身整潔後率
化有緣造丈六金像鎔鑄始畢未及開模時晉末銅禁
甚嚴犯者必死宋武帝時爲相國洪坐罪繫于相府唯
誦觀世音經一心歸命佛像夜夢所鑄像來手摩洪頭
問怖不洪言自念必死像曰無憂見像曾方尺許銅色
焦沸會當行刑府參軍監殺而牛奔車壞因更尅日續
有令從彭城來云未殺僧洪者可原遂獲免還開模見
像曾前果有焦沸洪後以苦行卒

高僧傳卷十三
釋僧亮未知何許人少以戒行著名欲造丈六金像用銅不少非細乞能辦聞湘州界銅溪伍子胥廟多有銅器而廟甚威嚴無人敢近亮聞而造焉告刺史張劭借健人百頭大船十艘劭曰廟既靈驗犯者必斃且有蠻人守護詎可得耶亮曰若果福德與檀越共如其有咎躬自當之劭卽給人船三日三夕行至廟所亮與手力一時俱進去廟屋二十許步有兩銅鑊容百餘斛中有巨蛇長十餘丈出遮行路亮乃正儀執錫呪願數十言蛇忽然而隱俄見一人秉竹笏而出云聞法師道業非

凡營福事重今特相隨喜於是令人輦取廟銅既多十未取一而舫已滿唯神牀頭有一唾壺中有一蠅蜒長二尺許乍出乍入議者咸云神最愛此物亮遂不取於是而去遇風水甚利比羣蠻相報追逐不復能及還都鑄像旣成唯燄光未備宋文帝爲造金薄圓光安置彭城寺至宋太始中明帝移像湘宮寺今猶在焉
釋法意江左人好營福業起五十三寺晉義熙中鍾山祭酒朱應子先是孫恩建義之黨窺居此山分其外地少許與意爲寺號曰延賢寺後杯度去來此寺云此處

高僧傳卷十三
九
尋有諸變後時當好地對天堂易爲福業俄爲野火所
燒後齊諧及張寅等藉杯度之旨語在度傳乃與意共
行山地更欲修立而無水不可住意惟杯度之言乃竭
誠禮懺乞西方池水經于三日懇惻彌至忽聞空中有
聲撲然著地意恐是金帛試令人掘入二尺許泫然清
流遂成澗不絕於是立寺意後不知所終
釋慧敬南海人少遊學荆楚亦博通經論而常以福業
爲務故義學不得全功凡所之造皆興立塔像助成衆
業後還鄉復修理雲岑永安諸寺敬旣精於戒節而志

操嚴明故嶺外僧尼咸附諮稟後被敕爲僧主訓領有
功敬有一奴子及沙彌忽爲鬼所打後山精見形詣敬
具謝愆失云部屬不解橫撓法師眷屬有頃悉皆平復
凡興福業皆迴向西方臨終之日室有奇香經久乃歇
釋法獻廣州人始居北寺寺歲久彫衰獻率化有緣更
加治葺改曰延祥後入藏微山創寺寺成後有兩童子
攜手來歌云藏微有道德歡樂方未央言終忽然不見
舉寺驚嗟咸歎神異獻後入禪忽見一人來云磬繩欲
斷何不泊獻驚起往視垂將委地由其手接得無折損

高僧傳卷十三
九
獻出家以來常勸化福事而棲心禪戒未嘗虧節後不知所終

釋法獻姓徐西海延水人先隨舅至梁州仍出家至元嘉十六年方下京師止定林上寺博通經律志業強悍善能匡拯衆計修葺寺宇先聞猛公西遊備矚靈異乃誓欲忘身往觀聖迹以宋元徽三年發踵金陵西遊巴蜀路出河南道經芮芮既到于闐欲度葱嶺值棧道斷絕遂於于闐而反獲佛牙一枚舍利十五粒并觀世音滅罪呪及調達品又得龜茲國金鍤鏝像於是而還其

經途危阻見其別記佛牙在烏纏國自烏纏來芮芮自來梁土獻寶牙還京師十有五載密自禮事餘無知者至文宣感夢方傳道俗獻律行精純德爲物範瑯琊王肅王融吳國張融張綖沙門慧令智藏等並投身接足崇其誠訓獻以永明之中被敕與長干元暢同爲僧主分任南北兩岍暢本秦州人亦律禁清白文惠太子奉爲戒師獻後被敕三吳使沙簡二衆暢亦東行重伸受戒之法時暢與獻二僧皆少習律檢不競當世與武帝共語每稱名而不坐後中興僧鍾於乾宏殿見帝帝問

鍾所宜鍾答貧道比苦氣帝嫌之乃問尙書王儉先輩沙門與帝王共語何所稱預正殿坐不儉答漢魏佛法未興見記傳自偽國稍盛皆稱貧道亦預坐及晉初亦然中代有庾冰桓元等皆欲使沙門盡敬朝議紛紜事皆休寢宋之中朝亦頗令致禮而尋竟不行自爾迄今多預坐而稱貧道帝曰暢獻二僧道業如此尙自稱名況復餘者挹拜則太甚稱名亦無嫌自爾沙門皆稱名於帝主自暢獻始也暢以建武初亡春秋七十有五獻以建武末卒年與暢同窆于鍾山之陽獻弟子僧祐爲

造碑墓側丹陽尹吳興沈約製文獻於西域所得佛牙及像皆在上定林寺牙以普通三年正月忽有數人並執仗初夜叩門稱臨川殿下奴叛有人告云在佛牙閣上請開閣檢視寺司卽隨語開閣主帥至佛牙座前開函取牙作禮三拜以錦手巾盛牙繞山東而去至今竟不測所在

釋僧護本會稽剡人也少出家便刻意苦節戒行嚴淨後居石城山隱嶽寺寺北有青壁直上數十餘丈當中央有如佛燄光之形上有叢樹曲幹垂陰護每經行至

壁所輒見光煥炳聞絃管歌讚之聲於是擎爐發誓願
博山鑄造十丈石佛以敬擬彌勒千尺之容使凡厥有
緣同覩三會以齊建武中招結道俗初就彫剪疏鑿移
年僅成面樸頃之護遘疾而亡臨終誓曰吾之所造本
不期一生成辦第二身中其願克果後有沙門僧淑纂
襲遺功而資力莫由未獲成遂至梁天監六年有始豐
令吳郡陸咸罷邑還國夜宿剡溪值風雨晦冥成危懼
假寐忽夢見三道人來告云君識信堅正自然安隱有
建安殿下感患未瘳若能治剡縣僧護所造石像得成

就者必獲平豫冥理非虛宜相開發也咸還都經年稍
忘前夢後出門乃見一僧云聽講寄宿因言去歲剡溪
所屬建安王事猶憶此不咸當時矍然答云不憶道人
笑曰宜更思之仍卽辭去咸悟其非凡乃倒屣諮訪追
及百步忽然不見咸豁爾意解具憶前夢乃剡溪所見
第三僧也咸卽馳啓建安王王卽以上聞敕遣僧祐律
師專任像事王乃深信益加喜踊充遍抽捨金貝誓取
成畢初僧祐未至一日寺僧慧暹夢見黑衣大神翼從
甚壯立于龕所商略分數至明旦而祐律師至其神應

若此初僧護所創鑿龕過淺乃鑿入五丈更施頂髻及身相克成鑿磨將畢夜中忽當卍字處色赤而隆起今像胷卍字處猶不施金薄而赤色在焉像以天監十二年春就功至十五年春竟坐軀高五丈立形十丈龕前架三層臺又造門閣殿堂并立衆基業以充供養其四遠士庶並提挾香華萬里來集供施往還軌迹填委自像成之後建安王所苦稍瘳今年已康復王後改封今之南平王是也

釋法悅者戒素沙門也齊末敕爲僧主止京師正覺寺

敦修福業四部所歸悅嘗聞彭城宋王寺有丈八金像乃宋王車騎徐州刺史王仲德所造光相之奇江右稱最州境或應有災崇及僧尼橫延豐戾像則流汗汗之多少則禍患之濃淡也宋泰始初彭城北屬羣虜共欲遷像遂至萬夫竟不能致齊初兗州數郡欲起義南附亦驅逼衆僧助守營塹時虜帥蘭陵公攻陷此營獲諸沙門於是盡執二州道人幽繫圍裏遣表僞臺誣以助亂像時流汗舉殿皆濕時僞梁王諒鎮在彭城亦多少信向親往像所使人拭之隨拭隨出終莫能止王乃燒

香禮拜至心誓曰衆僧無罪弟子自當營護不使罹禍
若幽誠有感願拭汗卽止於是自手拭之隨拭卽燥王
具表其事諸僧皆見原免悅旣欣覩靈異誓願瞻禮而
關禁阻隔莫由克遂又昔宋明皇帝經造丈八金像四
鑄不成於是改爲丈四悅乃與白馬寺沙門智靖率合
同緣欲造丈八無量壽像以伸厥志始鳩集金銅屬齊
末世道凌遲復致推斥至梁方以事啓聞降敕聽許并
助造光趺材官工巧隨用資給以梁天監八年五月三
日於小莊嚴寺營鑄匠本量佛身四萬斤銅融瀉已竭

尙未至胥百姓送銅不可稱計投諸爐冶隨鑄而模內
不滿猶自如先又馳啓聞敕給功德銅三千斤臺內始
就量送而像處已見羊車傳詔載銅鑪側於是飛鞚消
融一鑄便滿甫爾之間人車俱失比臺內銅出方知向
之所送信實靈感工匠喜踊道俗稱讚及至開模量度
乃湧成丈九而光相不差又有大錢二枚猶見在衣條
竟不銷鑠並莫測其然尋昔量銅四萬準用有餘後益
三千計闕未滿而祥瑞冥密出自心圖故知神理幽通
殆非人事初像素旣成比丘道招常夜中禮懺忽見素

高僧傳卷十三
所晃然洞明詳視久之乃知神光之異鑄後三日未及
開模有禪師道度梁高僧也捨其七條袈裟助費開頂
俄而遙見二僧跪開像髻逼就觀之倏然不見時悅靖
二僧相次遷化敕以像事委定林僧祐其年九月二十
六日移像光宅寺是月不雨頗有埃塵及明將遷像夜
有輕雲徧上微雨沾澤僧祐經行像所係念天氣遙見
像邊有光燄上下如燈如燭并聞槌椎禮拜之聲入戶
詳視揜然俱滅防寺蔣孝孫亦所同見是夜淮中賈客
並聞大航舶下催督治橋有如數百人聲將知靈器之

重豈人致焉其後更鑄光趺並有華香之瑞自葱河以
左金像之最唯此一耳

論曰昔優填初刻梅檀波斯始鑄金質皆現寫真容工
圖妙相故能流光動瑞避席施虔爰至髮爪兩塔衣影
二臺皆是如來在世已見成軌自收迹河邊闍維林外
八王請分還國起塔及瓶灰二所於是十刹興焉其生
處得道說法涅槃肉髻頂骨四牙雙跡鉢杖唾壺泥洹
僧等皆樹塔勒銘標揭神異爾後百有餘年阿育王遣
使浮海壞撤諸塔分取舍利還值風潮頗有遺落故令

高僧傳卷十三
海族之中時或遇者是後八萬四千因之而起育王諸
女亦次發淨心並鑄石鎔金圖寫神狀至能浮江汎海
影化東川雖復靈迹潛通而未彰視聽及蔡愔秦景自
西域還至始傳畫氎釋迦於是涼臺壽陵並圖其相自
茲厥後形像塔廟與時競列洎于大梁遺光粵盛夫法
身無像因感見有參差故形應有殊別若乃心路蒼茫
則真儀隔化情志慊切則木石開心故劉殷至孝誠感
金庾爲之生銘丁蘭温清竭誠木母以之變色魯陽迴
戈而日轉杞婦下淚而城崩斯皆隱惻入其性情故使

徵祥照乎耳目至如慧達招光於刹杪慧力感瑞於塔
基慧受申誠於浮木僧慧顯證於移燈洪亮並忘形於
鑄像意獻皆盡命於伽藍法獻專志於牙骨竟陵爲之
通感僧護蓄抱於石城南平以之獲應近有光宅丈九
顯曜京畿宋帝四鑠而不成梁皇一冶而形備妙相湧
而無虧瑞銅少而更足故知道藉人宏神由物感豈曰
虛哉是以祭神如神在而神道交矣敬像如敬佛則法
身應矣故人道必以智慧爲本智慧必以福德爲基譬
猶鳥備二翼一舉萬尋車足兩輪一馳千里豈不勤哉

豈不勗哉

讚曰真儀揜曜金石傳暉爰有塔像懷戀者依現奇表
極顯瑞旂威嚴藏地湧水汎空飛篤矣心路必契無違

經師第九 十一人

晉

帛法橋一

支曇籥二

宋

釋法平三

釋僧饒四

釋道慧五

釋智宗六

齊

釋曇遷七

釋曇智八

釋僧辯九

釋曇憑十

釋慧忍十一

帛法橋中山人少樂轉讀而乏聲每以不暢為慨於是
絕粒懺悔七日七夕稽首觀音以祈現報同學苦諫誓
而不改至第七日覺喉內豁然即索水洗漱云吾有應
矣於是作三契經聲徹里許遠近驚嗟悉來觀聽爾後
誦經數十萬言晝夜諷詠哀婉通神至年九十聲猶不

變以晉穆帝永和中卒於河北卽石虎末也有弟子僧
扶亦戒行清高

支曇籥本月支人寓居建業少出家清苦蔬食憩吳虎
邱山晉孝武初敕請出都止建初寺孝武從受五戒敬
以師禮籥特稟妙聲善於轉讀嘗夢天神授其聲法覺
因裁製新聲梵響清靡四飛却轉反折還弄雖復東阿
先變康會後造始終循環未有如籥之妙後進傳寫莫
非其法所製六言梵唄傳響于今後終於所住年八十
一

釋法平姓康康居人寓居建業與弟法等俱出家止白
馬寺爲曇籥弟子共傳師業響韻清雅運轉無方後兄
弟同移祇洹弟貌小醜而聲踰於兄宋大將軍於東府
設齋一往以貌輕之及聞披卷三契便扼腕神服乃歎
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信矣後東安嚴公發講等作三
契經竟嚴徐動塵尾曰如此讀經亦不減發講遂散席
明更開題議者以爲相成之道也兄弟並以元嘉末卒
釋僧饒建康人出家止白馬寺善尺牘及雜伎偏以音
聲著稱擅名於宋武之世響調優游和雅哀亮與道綜

齊肩綜善三本起及須大拏每清梵一舉輒道俗傾心
寺有般若臺饒常臺外梵轉以擬供養行路聞者莫不
息駕踟躕彈指稱佛宋大明二年卒春秋八十六時同
寺復有超明明慧少俱爲梵唄長齋時轉讀亦有名當
世

釋道慧姓張海陽柴桑人年二十四出家止廬山寺志
行清貞博涉經典特稟自然之聲故偏好轉讀發響合
奇製無定準條章析句綺麗分明後出都止安樂寺轉
讀之名大盛京邑曉移朱方竹林寺誦經數萬言每夕

諷詠轉聞閭中有彈指唱薩之聲宋大明二年卒春秋
五十有一

釋智宗姓周建康人出家止謝寺博學多聞尤長轉讀
聲至清而爽快若乃八關長夕中宵之後四衆低昂睡
蛇交至宗則升座一轉梵響干雲莫不開神暢體豁然
醒悟大明三年卒年三十一時有慧寶道詮雖非同時
作法相似甚豐聲而高調製用無取焉宋明忽賞道詮
譏者謂逢時也

釋曇遷姓支本月支人寓居建康篤好元儒遊心佛義

善談莊老并注十地又工正書常布施題經巧於轉讀
有無窮聲韻梵製新奇特拔終古彭城王義康范曄王
曇首並皆遊狎遷初止祇洹寺後移烏衣寺及范氏被
誅門有十二喪無敢近者遷抽貨衣物悉營葬送孝武
聞而歎賞謂徐爰曰卿著宋書勿遺此士王僧虔爲湘
州及三吳並攜共同遊齊建元四年卒年九十九時有
道場寺釋法暢及官寺釋道琰並富聲哀婉雖不競遷
等抑亦次之

釋曇智姓王建康人出家止東安寺性風流善舉止能

談莊老經論書史多所綜涉既有高亮之聲雅好轉讀
雖依擬前宗而獨拔新異高調清徹寫送有餘宋孝武
蕭思話王僧虔等並深加識重僧虔臨湘州攜與同行
蕭守吳復招同入齊永明五年卒於吳國年七十九
釋僧辯姓吳建康人出家止安樂寺少好讀經受業於
遷暢二師初雖祖述其風晚更措意斟酌哀婉折衷獨
步齊初嘗在新亭劉紹宅齋辯初夜讀經始得一契忽
有羣鶴下集階前及辯度卷一時飛去由是聲震天下
遠近知名後來學者莫不宗事永明七年二月十九日

司徒竟陵文宣王夢於佛前詠維摩一契因聲發而覺
卽起至佛堂中還如夢中法更詠古維摩一契便覺韻
聲流好有工恆日明且卽集京師善聲沙門龍光普知
新安道興多寶慧忍天保超勝及僧辯等集第作聲辯
傳古維摩一契瑞應七言偈一契最是命家之作後人
時有傳者並訛漏失其大體辯以齊永明十一年卒
釋曇憑姓楊犍爲南安人少遊京師學轉讀止白馬寺
音調甚工而過旦自任時人未之推也於是專精規矩
更加研習晚遂出羣翕然改觀誦三本起經尤善其聲

後還蜀止龍淵寺巴漢學者皆崇其聲範每梵音一吐
輒象馬悲鳴行途住足因製造銅鐘願於未來當有八
音四辯庸蜀有銅鐘始於此也後終於所任時蜀中有
僧道光亦微善轉讀

釋慧忍姓賁建康人少出家住北多寶寺無餘行解止
是愛好音聲初受業於安樂辯公備得其法而哀婉細
妙特欲過之齊文宣感夢之後集諸經師乃共忍斟酌
舊聲詮品新異製瑞應四十二契忍所得最長妙於是
令慧微僧業僧尙超明僧期超猷慧旭法曇慧滿僧允

慧象法慈等四十餘人皆就忍受學遂傳法于今恣以
隆昌元年卒時年四十餘

釋法隣 平調牒句殊有官商

釋曇辯 一往無奇彌久彌勝

釋慧念 少於氣調殊有細美

釋曇幹 爽快砰磕傳寫有法

釋曇進 亦入能流偏善還品

釋慧超 善於三契後不能稱

釋道首 怯於一往長道可觀

釋曇調 寫送清雅恨功夫未足

凡此諸人並齊代知名其浙左江西荆陝庸蜀
亦頗有轉讀然止是當時詠歌乃無高譽故不
足而傳也已上八人無傳

論曰夫篇章之作蓋欲伸暢懷抱褒述情志詠歌之作
欲使言味流靡辭韻相屬故詩序云情動於中而形於
言言之不足故詠歌之也然東國之歌也則結韻以成
詠西方之讚也則作偈以和聲雖復歌讚為殊而並以
協諧鍾律符靡宮商方乃奧妙故奏歌於金石則謂之

高僧傳卷一三
三
以爲樂讚法於管絃則稱之以爲唄夫聖人制樂其德
四焉感天地通神明安萬民成性類如聽唄亦其利有
五身體不疲不忘所憶心不懈倦音聲不壞諸天歡喜
是以般遮絃歌於石室請開甘露之初門淨居舞頌於
雙林奉報一化之恩德其間隨時讚詠亦在處成音至
如億耳細聲於宵夜提婆颺響於梵宮或令無相之旨
奏於箎笛之上或使本行之音宣於竽瑟之下並皆抑
揚通感佛所稱讚故咸池韶武無以匹其工激楚梁塵
無以較其妙自大教東流乃譯文者衆而傳聲蓋寡良

由梵音重複漢語單奇若用梵音以詠漢語則聲繁而
偈迫若用漢曲以詠梵文則韻短而辭長是故金言有
譯梵響無授始有魏陳思王曹植深愛聲律屬意經音
旣通般遮之瑞響又感魚山之神製於是刪治瑞應本
起以爲學者之宗傳聲則三千有餘在契則四十有二
其後帛橋支籥亦云祖述陳思而愛好通靈別感神製
裁變古聲所存止一千而已至石勒建平中有天神降
于安邑廳事諷詠經音七日乃絕時有傳者並皆訛廢
逮宋齊之間有曇遷僧辯太傅文宣等並慙懃嗟詠曲

意音律撰集異同斟酌科例存于舊法正可三百餘聲
自茲厥後聲多散落人人致意補綴不同所以師師異
法家家各製皆由昧乎聲音莫以裁正夫音樂感動自
古而然是以元師梵唱赤鷹愛而不移比邱流響青鳥
悅而忘翥曇憑動韻猶令象馬踉跄僧辯折調尙使鴻
鶴停飛量人雖復深淺籌感抑亦次焉故擊石拊石則
百獸率舞簫韶九成則鳳凰來儀鳥獸且猶致感況乃
人神者哉但轉讀之爲懿貴在聲文兩得若唯聲而不
文則道心無以得生若唯文而不聲則俗情無以得入

故經言以微妙音歌歎佛德斯之謂也而頃世學者裁
得首尾餘聲便言擅名當世經文起盡會不措懷或破
句以全聲或分文以足韻豈唯聲之不足亦乃文不成
詮聽者唯增恍惚聞之但益睡眠使夫八真明珠未拵
而藏曜百味淳乳不澆而自薄哀哉若能精達經旨洞
曉音律三位七聲次而無亂五言四句契而莫爽其間
起擲盪舉平折放殺游飛却轉反疊嬌弄動韻則掄靡
弗窮張喉則變態無盡故能炳發八音光揚七善壯而
不猛凝而不滯弱而不野剛而不銳清而不擾濁而不

高僧傳卷十三
三
蔽諒足以超暢微言怡養神性故聽聲可以娛耳聆語
可以開襟若然可謂梵音深妙令人樂聞者也然天竺
方俗凡是歌詠法言皆稱爲唄至於此土詠經則稱爲
轉讀歌讚則號爲梵音昔諸天讚唄皆以韻入絃管五
衆旣與俗違故宜以聲曲爲妙原夫梵唄之起亦肇自
陳思始著太子頌及睽頌等因爲之製聲吐納抑揚並
法神授今之皇皇顧惟蓋其風烈也其後居士支謙亦
傳梵唄三契皆湮沒不存世有共議一章恐或謙之餘
則也唯康僧會所造泥洹梵唄于今尙傳卽敬謁一契

文出雙卷泥洹故曰泥洹唄也爰至晉世有生法師初
傳覓歷今之行地印文卽其法也籥公所造六言卽大
慈哀愍一契于今時有作者近有西涼州唄源出關右
而流于晉陽今之面如滿月是也凡此諸曲並製出名
師後人繼作多所訛漏或時沙彌小兒互相傳校疇昔
成規殆無遺一惜哉此旣同是聲例故備之論末

唱導第十

宋

釋道照一

釋曇穎二

釋慧璩三

釋曇宗四

釋曇光五

齊

釋慧芬六

釋道儒七

釋慧重八

釋法願九

釋法鏡十

釋道照姓麴西平人少善尺牘兼博經史十八出家止
京師祇洹寺披覽羣典以宣唱為業音吐嘹亮洗悟塵
心指事適時言不孤發獨步於宋代之初宋武帝嘗於

於內殿齋照初夜略敘百年迅速遷滅俄頃苦樂參差
必由因果如來慈應六道陛下撫矜一切帝言善久之
齋竟別颺三萬臨川王道規從受五戒奉為門師宋元
嘉十年卒年六十六照弟子慧明姓焦魏郡人神情俊
邁祖習師風亦有名當世

釋曇穎會稽人少出家謹於戒行誦經十餘萬言止長
干寺性恭儉唯以善誘為先故屬意宣唱天然獨絕凡
要請者皆貴賤均赴貧富一揆張暢聞而歎曰辭吐流
便足騰遠理穎嘗患瘡癬積治不除房內恆供養一觀

世音像晨夕禮拜求差此疾異時忽見一蛇從像後緣壁上屋須臾有一鼠子從屋脫地涎唾沐身狀如已死類候之猶似可活卽取竹刮除涎唾以傅癰上所傳旣遍鼠亦還活信宿之間瘡痍頓盡方悟蛇之與鼠皆是祈請所致於是精勤化導勵節彌堅宋太宰江夏王義恭最所知重後卒於所住年八十一

釋慧璩丹陽人出家止天官寺該覽經論涉獵書史衆技多閑而尤善唱導出語成章動辭製作臨時採博罄無不妙宋太祖文皇帝車騎臧質並提攜友善雅相崇

愛譙王鎮荆要與同行後逆節還朝於梁山設會頃之譙王敗璩還京後宋孝武設齋璩唱導帝問璩曰今日之集何如梁山璩曰天道助順况復爲逆帝悅之明旦別觀一萬後敕爲京邑都維那大明末終於寺年七十二

釋曇宗姓虢秣陵人出家止靈味寺少而好學博通衆典唱說之功獨步當世辯口適時應變無盡嘗爲孝武唱導行菩薩五法禮竟帝乃笑謂宗曰朕有何罪而爲懺悔宗曰昔虞舜至聖猶云予違爾弼湯武亦云萬姓

高僧傳卷十三
三
有罪在子一人聖王引咎蓋以軌世陛下德邁往代齊
聖虞殷履道思冲寧得獨異帝大悅後殷淑儀薨三七
設會悉請宗宗始歎世道浮偽恩愛必離嗟殷氏淑德
榮幸未暢而滅實當年收芳今日發言悽至帝泣愴良
久賞異彌深後終於所住著京師塔寺記二卷時靈味
寺復有釋僧意者亦善唱說製談經新聲哀亮有序
釋曇光會稽人隨師止江陵長沙寺性喜事五經詩賦
及筭數卜筮無不貫解年將三十喟然歎曰吾從來所
習皆是俗事佛法深理未染一毫豈剪落所宜耶乃屏

舊業聽諸經論識悟過人一聞便達宋衡陽文王義季
鎮荊州求覓意理沙門共談佛法罄境推光以當鴻任
光固辭王自詣房敦請遂從命給車服人力月供一萬
每設齋會無有導師王謂光曰獎導羣生唯德之大上
人何得爲辭願必自力光乃迴心習唱製造懺文每執
爐處衆輒道俗傾仰後還都止靈味寺義陽王旭出鎮
北徐攜光同行及景和失德義陽起事以光預見乃賫
七曜以決光光杜口無言故事寧獲免宋明帝於湘宮
設會聞光唱導帝稱善卽敕賜三衣瓶鉢後卒於寺中

年六十五

釋慧芬姓李豫州人幼有殊操十二出家住穀熟縣常山寺學業優深苦行精峻每赴齋會常爲大眾說法梁楚之間悉奉其化及魏虜毀滅佛法乃南歸京師至烏江追騎將及而渚次無航芬一心念佛俄見流船忽至乘之獲免至都止白馬寺時御史中丞袁愨孫常謂道人偏執未足與議乃命左右令候覓沙門試欲詰之會得芬至袁先問三乘四諦之理却辯老莊儒墨之要芬旣素善經書又音吐流便自旦之夕袁不能窮於是敬

以爲師令子弟悉從受戒芬又善神呪所治必驗後病篤服丸藥人勸合之以酒芬曰積時持戒寧以將死終難虧節乃語弟子云吾其去矣以齊永明三年卒于興福寺年七十九臨終有訓誡遺文云云

釋道儒姓石渤海人寓居廣陵少懷清信慕樂出家遇宋臨川王義慶鎮南充儒以事聞之王贊成厥志爲啓度出家出家之後蔬食讀誦凡所之造皆勸人改惡修善遠近宗奉遂成導師言無預撰發響成製元嘉末出都止建初寺長沙王請爲戒師盧丞相伯仲孫等共買

高僧傳卷十三
張敬兒故宅爲儒立寺今齊福寺是也儒以齊永明八年卒年八十一
釋慧重姓閔魯國人僑居金陵早懷信悟有志從道願言未遂以長齋菜食每率衆齋會常自爲唱導如此累時乃上聞於宋孝武太明六年敕爲新安寺出家於是專當唱說稟性清敏識悟深沉言不經營應時若瀉凡預聞者皆留連信宿增其懇詣後移止瓦官禪房永明五年卒年七十三時瓦官復有釋法覺又敦慧重之業亦擅名齊代

釋法願本姓鍾名武厲先潁川長社人祖世避難移居吳興長城願常爲梅根治監有施慎民代之先時文書未校慎民遂偏當其負願乃訴求分罪有旨免慎民死除願爲新道令家本事神身習鼓舞世間雜技及著爻占相皆備盡其妙嘗以鏡照面云我不久當見天子於是出都住沈橋以備相自業宗慤沈慶之微時經請願相願曰宗君應爲三州刺史沈君當位極三公如是歷相衆人記其近事所驗非一遂有聞於宋太祖太祖見之取東冶囚及一奴美顏色者飾以衣冠令願相之願

指囚曰君多危難下階便應著鉗鎖謂奴曰君是下賤人乃暫得免耶帝異之卽敕住後堂知陰陽祕術後少時啓求出家三啓方遂爲上定林遠公弟子及孝武龍飛宗慤出鎮廣州攜願同往奉爲五戒之師會譙王構逆羽檄嶺南慤以諮願願曰隨君來誤殺人今太白犯南斗法應殺大臣宜速改計必得大勲果如願言慤遷豫州刺史復攜同行及竟陵王誕舉事願陳諫亦然願後與刺史共欲滅衆僧牀脚令依八指之制時沙門僧導獨步江西謂願濫匡其士頗有不平之色遂致聞於

孝武卽敕願還都帝問願何致故詐菜食願答菜食已來十餘年帝敕直閤沈攸之強逼以肉遂折前兩齒不問其操帝大怒敕罷道作廣武將軍直華林佛殿願雖形同俗人而棲心禪戒未嘗虧節有頃帝崩昭太后令聽還道太始六年校長生捨宅爲寺名曰正勝請願居之齊高帝親事幼主恆有不測之憂每以諮願願曰後七月當定果如其言及高帝卽位事以師禮武帝嗣興亦盡師敬永明二年願遭兄喪啓乞還鄉至鄉少時敕旨重疊願後出憩在湘官鑾駕自幸降寺省慰願云脚

疾未消不堪相見帝乃轉蹕而去文惠太子嘗往寺問
訛願既不命令坐文惠作禮而立乃謂願曰葆吹清鏡
以爲供養其福云何願曰昔菩薩八萬妓樂供養佛尙
不如至心今吹竹管子打死牛皮此何足道其秉德邁
時皆此之類其王侯妃主及四遠士庶並從受戒悉遵
師禮願往必直前無有通白咸致隨喜日盈萬計願隨
以修福未嘗蓄聚或雇人禮佛或借人持齋或糶米穀
散飼魚鳥或貿易飲食賑給囚徒興功立德數不可紀
願又善唱導及依經說法率自心抱無事宮商言語訛

雜唯以適機爲要可謂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後入
定三日不食忽語弟子云汝等失飯籬矣俄而寢疾時
寺側遭燒寺在下風煙燄將及弟子欲輿願出寺願曰
佛若被燒我何用活卽苦心歸命於是三面皆焚唯寺
不燼齊永元二年八十七卒

釋法鏡姓張吳興烏程人幼而樂道事未獲從值慧益
燒身啓帝度二十人鏡卽預其一也事法願爲師旣得
入道履操冰霜仁施爲懷曠拔成務於是研習唱導有
邁終古齊竟陵文宣王厚相禮待鏡誓心宏道不拘貴

賤有請必行無避寒暑財不蓄私常與福業建武初以其信施立齊隆寺以居之鏡爲性敦美以賞接爲務故道俗交知莫不愛悅雖義學功淺而領悟自然造次嘲難必有酬酢齊永元二年卒年六十四其後瓦官道親彭城寶與者闡道登並皆祖述宣唱高韻華言非忝前列傾衆動物論者從之今上爲長沙宣武王治鏡所住寺因寺改曰宣武也

論曰唱導者蓋以宣唱法理開導衆心也昔佛法初傳於時齊集止宣唱佛名依文致禮至中宵疲極事資啓

悟乃別請宿德升座說法或雜序因緣或傍引譬喻其後廬山釋慧遠道業貞華風才秀發每至齊集輒自升高座躬爲導首廣明三世因果却辯一齋大意後代傳受遂成永則故道照曇穎等十有餘人並駢次相師各擅名當世夫唱導所貴其事四焉謂聲辯才博非聲則無以警衆非辯則無以適時非才則無言可採非博則語無依據至若響韻鐘鼓則四衆驚心聲之爲用也辭吐俊發適會無差辯之爲用也綺製雕華文藻橫逸才之爲用也商摧經論採撮書史博之爲用也若能善茲

四事而適以人時如爲出家五衆則須切語無常苦陳懺悔若爲君王長者則須兼引俗典綺綜成辭若爲悠悠凡庶則須指事造形直談聞見若爲山民野處則須近局言辭陳斥罪目凡此變態與事而興可謂知時衆又能善說雖然故以懇切感人傾誠動物此其上也昔草創高僧本以八科成傳却尋經導二伎雖於道爲末而悟俗可崇故加此二條足成十數何者至如八關初夕旋繞周行煙蓋停氛燈帷靖耀四衆專心又指緘嘿爾時導師則擎爐慷慨含吐抑揚辯出不窮言應無盡

談無常則令心形戰慄語地獄則使怖淚交零徵昔因則如見往業覈當果則已示來報談怡樂則情抱暢悅敘哀感則灑泣含酸於是闔衆傾心舉堂惻愴五體輪席碎首陳哀各各彈指人人唱佛爰及中宵後夜鐘漏將罷則言星河易轉勝集難留又使遑迫懷抱載盈戀慕當爾之時導師之爲用也其間經師轉讀事見前章皆以賞悟適時拔邪立信有一分可稱故編高僧之末若夫綜習未廣諳究不長旣無臨時捷辯必應遵用舊本然才非已出製自他成吐納宮商動見紕繆其中傳

寫訛誤亦皆依而宣唱致使魚魯淆亂鼠璞相疑或時禮拜中間懺疏忽至既無宿蓄恥欲出頭臨時抽造蹇棘難辯意慮荒忙心口乖越前言既久後語未就抽衣警咳示延時節列席寒心觀徒啓齒施主失應時之福衆僧乖古佛之教既絕生善之萌祇增戲論之惑始獲濫吹之譏終致伐匠之咎若然豈高僧傳之謂耶

高僧傳卷第十三

音釋

惺枯同切滬音戶水名嘔蒲拜切鄮莫候切塘之亦切胛古狎切

脚良倨切篋竹器追胡玩切艘所鳩切蝮蝮於也

也蝮夫與切鏐與涉切鬻居縛切鏗初限切瑩烏定切

蛄蛄蟲名鏐與涉切鬻居縛切鏗初限切瑩烏定切

韞蒲拜切情於金切蕢古怪切碎碎披切磕石相聲

附答王曼穎札

弟子孤子王曼穎頓首和南一日蒙示所撰高僧傳并使其倚樵力尋始竟但見偉才紙弊墨渝迄未能罷若迺至法既被名德已興年幾五百時經六代自摩騰法蘭發軫西域安侯支讖荷錫東都雖跡標出沒行實深

高僧傳卷十三
三
淺咸作舟梁大爲利益固宜油素傳美鉛槧定辭昭示
後昆揄揚往秀而道安羅什間表秦書佛澄道進雜聞
趙冊晉史見拾復恨局當時宋典所存頗因其會兼且
攙出君台之記樛在元亮之說感應或所商推幽明不
無梗槩汎顯傷文未足光闡間有諸傳文非隱括景興
偶採居山之人僧寶備綴遊方之士法濟唯張高逸之
例法安止命志節之科康泓專紀單開王季但稱高座
僧瑜卓爾獨載元暢超然孤錄唯釋法進所造王巾有
著意存該綜可擅一家然進名博而未廣巾體立而不

就梁來作者亦有病諸僧祐成簡旣同法濟之責孝秀
染毫復獲景興之誚其唱公纂集最實近之求其鄙意
更恨繁冗法師此製始所謂不刊之筆綿亘古今包括
內外屬辭比事不文不質謂繁難省元約豈加以高爲
名旣使弗逮者恥開例成廣足使有善者勸向之二三
諸子前後撰述豈得絜長量短同年共日而語之哉信
門徒竟無一言可豫市肆空設千金之賞方入筵龍函
上登麟閣出內瓊笈卷舒玉笥弟子雖實不敏少嘗好
學頃日疋餘觸途多昧且獲披來帙斯文在斯鑽仰弗

高僧傳卷十三
三
暇討論何所誠非子通見元則之論良愧處道知休奕
之書徒深謝安慕竺曠風流殷浩憚支遁才俊耳不見
旬日窮情已勞扶力此白以代訴盡弟子孤子王曼穎
頓首和南君白一日以所撰高僧傳相簡意存鍼艾而
來告累紙更加拂拭顧惟道藉人宏理由教顯而宏道
釋教莫尙高僧故漸染已來照明遺法殊功異行列代
而興敦厲後生理宜綜綴貧道少乏懷書抱筴自課之
勤長慕鉛墨塗青揚善之美故於聽覽餘閑厝心傳錄
每見一介可稱輒有懷三省但歷尋衆記繁約不同或

編列參差或行事出沒已詳別序兼具來告所以不量
寸管輕樹十科商榷條流意言略舉而筆路蒼茫辭語
陋拙本以自備疎遺豈宜濫入高聽檀越旣學兼孔釋
解貫元儒抽入綴藻內外淹劭披覽餘暇脫助詳閱故
忘鄙俚用簡龍門然事高辭野久懷多愧來告吹噓更
增悞懼今以所著讚論十科重以相簡如有紕謬請備
斟酌釋慧皎白

右此傳是會稽嘉祥寺釋慧皎法師所撰法師學通
內外精研經律著涅槃疏十卷梵網戒等義疏並爲

高僧傳卷十三
世軌又撰此高僧傳及序共十四卷梁末承聖二年
太歲癸酉避侯景難來至湓城少時講說甲戌歲二
月捨化春秋五十有八江州僧正慧恭爲首經營葬
于廬山禪閣寺墓時龍光寺釋僧果同避難在山遇
見時事聊記之云耳

高僧傳卷十三 終

番禺孟鴻光校

